

人海燈

月刊

第三卷第三期

世有言：「人不宜見僧過，見僧過得罪。」然孔子聖人也，幸人知過，季路賢者也，喜過得聞。何僧人之畏人知而不欲聞也？蓋不見僧過，爲白衣言耳，非爲僧言也。僧賴有此，因行而無忌；則此語者，白衣之良劑，而僧之砒酖矣，悲夫！

——蓮池大師語。

本社新出兩種叢書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爲悅西法師閉關時所作，有佛學論文，有雜文小品，其中以「一個有趣味的辯論」及「恒沙集」最爲尖銳，前者記與耶穌佈道團之辯論，後者純爲批評佛教現象，莊諧並雜，百讀不厭，書用上等報紙精印，共百餘頁，初版只印千本，刻已出書，欲購從速！定價每冊大洋四角，優待本誌讀者只收三角，郵費奉贈，但以三月底爲止截期。

石火集

竹通摩一法師合作

本集爲二法師近年來之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佛教學者，歷來分爲兩派，一則主張禪淨利人，棄捨文字；一則主張從文字證實相般若，輒近潮流趨勢，以後派佔優勢，本集有二法師自序各一篇，闡明佛教與文字問題頗爲切要，研究佛教文學者不可不勝，主張棄捨文字者尤不可不看，書用上等道林紙精印，版式精美，函宜購讀！定價每冊大洋三角，優待本誌讀者，只收式角，郵費奉贈，亦以三月底爲截止期。

靜賢全集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

本集所選有佛學論文，有詩歌小說，有信札雜文，若干讀者輒謂其有曼殊遺風，故其壽不永，於此可見其作品感人之深矣。

海萍詩集

定價每冊式角

通一法師編著 人海燈社叢書之三

本集以通一法師將去潮州十首爲主，（并有法師自序）。以當今佛教頭腦清新之一般僧伽居士和詩爲附，和詩共廿家，作風有超出齊己貫休之上者，字間行裡，熱血絲絲，其期待佛教振作之血忱，躍然紙上，學佛人尤宜人手一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極爲美觀。

名山遊記

定價每冊 道林紙三角 報紙二角

何張運覺居士童年信佛，遍歷國內外名勝道場，本書集合朝禮名勝道場遊記而成，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當佛教史地研究，凡學佛人允宜人手一編以資研討也。

南詢集

定價每冊大洋陸角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學僧論文而成，佛學世學，無不包融，手此一編，利益無量，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大洋壹元伍角，郵費奉贈，非本誌讀者，恕不適用此例！

—— 本期附插圖一頁 ——

社言：從溝通中外佛法說起

短——道德的生活

談——不自覺

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太虛大師講——

佛教根本的理論

人生的佛教論

爲甚麼要念阿彌陀佛——寄塵老法師講——

遊羅浮山記

盛世

一代序

危言

二是時候了

三 現實是可以逃避的麼

百喻經選譯

七年夢境剎那間

佛教文藝

病中雜寫

一個善女人的剪影

慧鋒法師傳

通——當頭棒喝——廈門通訊——

訊——異域佳音——暹羅通訊——

海吟集

一月佛教

通一大性 仁摩記 竹摩記 芝初峯 東莊記 化莊記 何張蓮覺 暮篇 暮篇 暮篇 大醒 望亭 慈雲僧 頑華 振華 寄塵 悲觀 大庸 記者

從溝通中外佛法說起

通一

「印度已經沒有佛法，佛法在中國」這兩句話是常常掛在中國佛教徒口邊的，中國人的誇大狂，於此可見一斑。

其實，緬甸，錫蘭，暹羅等國雖只是小乘佛教，而他們也喊只有在他們國度的原始佛法是真的，中國無佛法。各佛教國從來很少接近與聯絡，所以，大家互相輕視凌蔑起來了。這還罷了，素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日本西藏的佛教徒，近來也作此說，凡是中國佛教徒，應該如何感愧與奮發！

近十年來有持松顯蔭法師等學于日本，大勇大剛法師等學于西藏，最近，悲觀法師等組織暹羅留學團，刻已入選去了，尚有慧松法師等的所組織的錫蘭學法團，也在籌備出發中，而談玄法師從日本學密歸來，慈航法師從南洋弘法歸來，窺諦法師亦在籌備赴日留學，法尊法師赴藏迎請安格上師來華弘法，均為溝通中外佛法良好的不可多得的好現象！我想：藉着世界交通的利便，世

界佛教有全盤滙合融洽的可能，從此，你小我大，我真你假的輕蔑的語調總會消除了的吧！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中國國情是那末壞，政府非但不幫助建設佛教，反而加以放意的破壞，僧伽生活的基礎，日漸崩潰，這中間少數智識份子雖由覺悟而努力，可是，因了環境的惡劣和經濟力的不能自在，有時雖下了百折不回的決心而結果仍等于零，這種現象的發生，記者眼見了許多而又自己也經歷了不少，因此，我覺得溝通中外佛教工作的效率，至少非經過多量的挫折才能够受到少許成績；——固然，我並不是完全道地十足的悲觀論者。

最近，暹羅留學團的能够提前出國，是因了政府信佛要人及一般社會知識份子的實際的援助；快將出國的錫蘭學法團也有人在為之鼓吹募集行資，這樣看來，事在人為，只要有人肯發大心，肯能為佛教去工作，似乎都有人出來幫

忙的，然而，事實上不這末簡單，譬如現在暹羅留學團只有四個人，其他雖有發勇猛心者要加入，因格于經濟而致向隅者亦不乏人，正在籌備赴日的窺諦法師，也在四方八面設法羅掘，是否由於不通而向後轉還說不定，而向上的掙扎之辛苦，亦足令人望而却步！

慈航法師從南洋弘化歸來，經過香港，下榻東蓮覺苑，與記者談及南洋華僑多為閩粵人，因了環境的關係，懂英文的很多，而識得中國字者很少，信佛法者雖多，而了解佛法者很少，這若干被祖國遺棄了的同胞在精神上需要佛法的培植非常迫切而緊要，事實呢，而到南洋去的僧伽百分之九十九在于化緣，他們不知道供給一點佛法，其結果只是令人由怕而厭，這是多未可怕的現象！

有人說：留學是吸受別人的長處來補足自己的短處，假使真要因此而溝通中外佛法的話，慈航法師的這幾句話，我們該如何特別注意呢？

末了，我要問問佛教大眾，如果真想以中國佛教為起點，而使佛教世界化，我們的工作應從何處着手做起？

不自覺

仁性

世間一般愚痴的衆生，自己沉淪在生死苦惱海中而不知的太多了。舉事實來說，比方我們人類，那班富貴豪傑之士，嘴上吃着一點佳餚美饌，身上穿了一點華衣麗服，住了一點高樓大廈，他就以為自己是得了無上的快樂了。殊不知這生死輪迴的大個圈子，始終未嘗脫離，還有什麼快樂呢？而且快樂二字是對痛苦而言的，生死的痛苦既然還沒有逃得了，從那里有快樂可得呢？這些不自覺的愚痴衆生，（指六道衆生而言）受着生死輪迴的痛苦而不自覺，的確是可憐極了。所以十方諸佛菩薩出現於世的唯一的動機，就是爲的要救一切衆生能够自覺。何以故呢？假使一切衆生能够自覺的話，那末，一切衆生就是諸佛菩薩了，所以諸佛菩薩與衆生的差別並不是兩個法體迥然獨立的在那里，其所以有諸佛與衆生的差別者，完全是由於自覺（諸佛菩薩）與不自覺的關係而分的，俗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便是這個意思。（自覺即佛，不自覺即衆生）。這樣看來，諸佛與衆生的差別就是一個「覺」字而已。所謂「覺」者，就是覺悟，怎樣覺悟呢？就是捨除一切雜染的迷誤法，証得一切清淨的微妙法方得名爲「覺悟」。換言之，就是「返迷爲悟」的意思。所以一切衆生假使能够轉迷成悟就能成佛。反之，假使不能够「轉迷成悟」的話，老實說一句：「那就祇好受生死的痛苦而不能成佛了」。所以我們要想成佛的話，決定無疑的一個條件，就是要你能够「轉迷」。能够轉迷，就能够「成悟」的，反之，如果我們不想成佛，自甘受生死輪迴的痛苦的話，那我們就不必要「轉迷」了。同時也永久不得「成悟」的，這樣看來，「自覺」二字對於我們一切有情的利害關係，是何等地重大啊！但我們現在要想「自覺」有沒有方法教我們能够「自覺」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在一般世俗人們看起來，覺得是非常的困難。可是在修學佛法的我

們！佛徒！是絲毫不成問題的。何以故呢？因爲我們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切聖教，都星教我們自覺的惟一方法，你看，我們無論打開那一部經驗來看，佛陀沒有不教我們知「苦」「斷」「集」「滅」修「道」，乃至教我們修行六度萬行的菩薩道，這都是我們「自覺」的不二法門。不過我們衆生不知道吧了，用譬喻來說：這就好像盲目的人，他的面前明明有許多寶貝，可是因着眼睛看不見的關係，就不知道去取了，我們愚痴的衆生，亦復如是，明明佛陀說了一切的經論，教我們「自覺」，但是我們一班衆生因着愚痴的緣故，不知道去依法修行，所以也就得不到「自覺」的本性了！！

寫于閩院自修室

閩南佛學院緊要啓事

本院因學僧名額已滿，而各方長老介紹報名者仍多，實無法安插。本院需要招新學僧時自當發招學僧簡章通知，在此期中，望勿介紹事前未得本院之許可者來院，以免徒勞跋涉也。

二十五年一月 日 閩南佛學院啓

道德的生活

大醒

「道德」兩個字，誰人都知道牠，可是誰人也難以事事實行牠，這叫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要能够把「道德」兩個字實行起來，非要在生活的各方面注意才行，此所以拈出這樣一句「道德的生活」。

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衣食住行，固然是人生生活所必需的，然而在生活中比衣食住行還要重要的，尚有一樣最需要的東西，那就是「道德」。

道德的範圍很廣，概括起來可以用兩句話說完：——是行為的合理，一是心理的善良。把這兩句話合攏來講，一個人的道德不道德，只要看他「品性」就可以知道了，假如有一個人德行毫無，思想不純，人品下劣，性格粗暴，乃至心念不正懷着邪念和惡意等等，那就是心理的不善良。心理一不善良，那末，在行為方面表現出來的一定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就是不道德。所以道德的範圍很廣。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

要合理，都要在乎道德的範圍之內。

在以前，把「道德」與「學問」和「文章」擺在一起，道德本來是很重要的，但不應把牠看得很高，把牠當做士大夫的裝飾品。以前一般人却有這種誤解。誤解道德是讀書階級的專用品，普通的人民似乎沒有資格配去談道德，那是錯誤的！「道德」的兩個字再用最淺顯明白的話說，就是做一個人應該要照做人的道理做去，一個人應該要具有做人的德性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裏說的「非禮」，就是每個人都應分守的一種「禮」。比如一個人在自己的屋子他的視聽言動都可以自由隨便，可是他要參加到課堂上來受課，聽講，就成了他應守的「禮」，他在聽講的時候，他如果隨便的東張西望不去注意聽講，甚至在座位上自己同人說起話來或者在位上亂動現出不安的狀態，在他這種的行為就是「非禮」！也就是不合理，就是不道德了！由此類推，凡

是對於公共的秩序不去謹守的人都是不道德！

佛教極其注重道德，初學佛的人就要首先學戒，學的戒有五戒，八戒，十戒乃至二百五十條戒之多，所謂戒者，就是不去做不道德的事，就是要戒絕一切不道德的事。重自「不殺生」，輕至到「不得閒談雜話」，都在道德的範圍之內。有人說：「道德是宗教家必要的條件」，我認為道德却是全人類生活的必要條件！

一個人的生活，他的行為合理，他的心理善良，這個人在人類中就稱做過道德的生活，反之，一個人的行為既不合理，而心理又不善良，那末，這個人的所行為一定處處不道德。不道德不但就是不合理，簡直就是「野蠻」，因為人世間惟有野蠻的人及生物才不講道德！

道德的生活，要明瞭其所包者廣所含者深，可以參詳現在政府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我告訴大家：「道德的生活」就是「新生活」，「新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

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

太虛大師講
弟子竹摩記

——在香港東蓮覺苑歡迎會講——

今日到了香港，就承本苑苑長袁蓮覺居士開此盛會，使吾得與本苑各教師及香港來賓相見而結一段佛法因緣，這是非常欣快和感謝的！

在釋迦來興世的時代，印度有一須達長者，建設了一個祇樹給孤獨園，請佛說法；這段歷史的因緣，中國學佛者差不多都知道的。但在其前，還有一個優婆夷的領袖毘舍佉母，曾經在摩竭陀國，施設竹林精舍，請佛說法，作弘揚佛化的道場，比較祇樹給孤獨園還來得早，是佛教史裏最負盛名的優婆夷，自有優婆夷領袖毘舍佉母設竹林精舍，隨後始有優婆夷塞領袖須達長者設祇樹給孤獨園；然現在學佛的人皆知有祇樹給孤獨園，對於竹林精舍則少有所知，實則竹林在祇園之前，而為釋迦如來弘化初興之道場也。今日感到張苑長在華南創開東蓮覺苑，建築富麗堂皇的房舍，如一新的世界，儼如舍佉母當時築設竹林精舍為佛弘法的道場一樣光景；故先把竹林精舍的史實作為引言，與此實不無關係的所在。

中國在近二三十年來，起了很大的變化，在這變化中，

一面因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固有文化，碰到今日世界的歐美國文明，就起了交互變化的作用，如一藥品起了化學作用一樣，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道德等等，皆受搖動；同時流傳中國已有一千八百年的佛教，也因此浸在遞嬗推移之中。在這遞嬗演變——也可說是颺搖不穩的時候，有人出而提倡適應時機所宜之佛教教育，是很難得的。今張苑長居然開辦覺苑，教育僧俗女子，自然是很堪讚歎的了。

差不多在二十七年前，楊仁山居士曾在南京設一祇洹精舍，一方面專事印刻經典，（今金陵刻經處是。）把從前遺失在日本高麗等隋唐高僧之著述，皆重取回流行於中國；一方面與印度達磨波羅居士接洽，先通英文，後習梵文，想把中國的佛教經典譯還印度，倡明到全世界。由此可知中國以前，辦佛教教育的曾有楊居士設立的祇洹精舍；而我當時也就是參加學習的一員。

祇洹精舍後因經濟不裕，不久即停頓，祇有金陵刻經處，為現在中國流行經本中最好的版本。但是祇洹精舍雖辦了不久即停頓，其影響後來的佛教事業實大，民元發起中華佛教會的歐陽漸梅擲雲李證剛等居士，僧中如仁山智光等法師，都是精舍中的人。故二三十年來能引導許多居士信佛，其原動力實有賴于楊居士。太虛自出精舍，即至廣東弘法。民

初與仁山法師等辦佛教協進會及中華佛教總會，皆爲適合中國現代時勢的需要，而建立四眾弘化適樣的機關。這就是當時楊居士創立祇洹精舍與後來佛教的關係。

現在張居士所辦之東蓮覺苑，其規模較祇洹精舍爲宏大，即學額與經濟的數量，都超過祇洹精舍，加之對佛法具有深切信心，善與佛法中各方面的細素聯絡，其發達影響于中國將來的佛教，必較楊居士所辦祇洹精舍的成效爲尤大。

至於本人二十多年來雖有一種懷抱着的志願，覺得應如何去適應現代思潮與環境的需要，把佛法普及全中國與全世界，以佛法救濟世界人類，使全人類咸沐佛的利益。在此大前提下，又覺得須先將主持，弘揚，代表佛教的在家出家四眾教育好，整頓好，成爲真能主持佛教，弘揚佛教，代表佛教者，然後佛教才得以普遍深入的傳播於全人類之間；倘無良好住持佛教的人材，則雖有適合時代潮流足以救濟人類的佛教，亦必因不得弘傳而聽之潰爛！因此，我時感到佛教內部的制度，有改善的需要，應如何去教養僧衆，應如何去結合信衆，而成立有一和諧合聚「精神的團體，實行弘揚佛的工作。本此宗旨，過去也曾發表了許多言論，而現在來反省一下，事實上做到的實在很少很少；所以張苑長和陳居士稱揚及此，聞之只有慚愧！

近年來在出家人寺院裡面，或其他另外新興的場所，也曾有佛學院或僧學院的組織，稱之爲僧辦的教育機關；但因為在佛教過渡期中作臨時應付辦法，故至今尚未能走上有程序有系統的僧教教育軌道，過去只能算是在僧教育上做了一

些零零碎碎的工作。在中國既無整個系統的僧教育機關，故過去未能有顯明卓著的成績，即在學僧方面，學後亦尚談不到「學以致用」；尤其是女子學佛的機關，甚少甚少。十來年前，任武昌曾辦女衆佛學院，繼之尚有北平及武漢二三處；但因規模不宏，人數無幾，故無多大成績可言；然總共起來學過者亦不下百人，因無良好出路，一出院即感到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那末還希望能他有成績斐然給我們看嗎？

由此種過去的回想，覺到今後辦佛教教育，實有改善的地方。現在我雖初到東蓮覺苑，不大知悉，然確是一個很好的佛教教育道場。除了數十人住在苑中專修佛法外，尚學英文及普通學識；而且還另設義學，以佛教的知識灌輸純真的孩童，這種教育法是很好的，因爲既有體，復有用，如所辦高級教育注重佛法修學便是體，同時還學普通文字及辦小學，使將來的佛教流入社會就是體。體用兼重，是現在辦佛教教育最需要的，故能如此做下去，對於弘揚佛法建立佛教於將來的世界，是有很大的幫助。

根據上說的意思，我對於東蓮覺苑所辦的教育，還要貢獻幾點意見！

一，依中國舊有的習慣，一說到佛教，即認爲出家二衆住寺院才是佛教，學佛者是必須住寺院出家的，實則大謬不然，寺院和出家人雖是代表佛教者，但信佛學佛者實不拘於住寺院的僧尼，學佛者是需普遍深入社會，方能表現出佛教的普及精神。今貴苑中尚有出家尼衆，頂好能完全教導在家衆來修學佛法；而其所學做事，亦不必限於作佛教的功課

，凡女子應學的知識與所應作的事業，皆宜學習，使之將來學成後能作真正的優婆夷。

二，此地應專作優婆夷衆之道場，故其所施設的教育，亦宜着重於優婆夷教育；但如何是優婆夷教育呢？即如今小學所受之教育爲國民教育，將來亦可升受佛教教育，使之對佛法作普通教理研究與功課修養，教理研究與功課修養同時並進，便可訓練在佛法中有解有行的佛弟子——優婆夷。但祇如此做，則所辦的教育，亦是有體無用，因無學習現時社會做事的知識與能力，一出寺院之門，即如迷路的羔羊，找不到適宜住宿生活的地方；故應認清此地爲做婆夷道場，優婆夷教育應注重的有以下數點：

A. 優婆夷教育，首先要注重能處理家事的家庭教育，造成此種優婆夷人材，將來便可使她們家庭佛教化。

B. 此地學生華文英文並習，將來學有餘力時，亦可出洋傳教，如外國牧師之來中國傳教，與學校，設醫院等然。在現在的中國作此種希望，自知這希望未免太奢；但若能學習中醫，去外國一面施醫，一面傳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祇要有人肯發心做的話。

中國近年亦有人要發起辦佛教醫院，如前年漢口曾有人發起創辦，而未成事實者，因要院中辦事人皆爲信佛者不容易找到，蓋免少數佛徒的醫師尙容易，唯有看護士一類要完全信佛的就很難物色，所有物色來的都是信崇他教的，所以這種人材亦有造就的需要。

優婆夷教育，還要注重幼稚園和小學教師的人材造就。

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把子女送往幼稚園或小學或在家庭中另請教師教養，而這些教師大都是異教徒，若佛教中有這類人材，去當家庭教師或幼稚園小學教師，則佛教將來必有普遍深入社會之可能。

因此，優婆夷除了專心學佛的人格修養外，還須施以家事教育，中醫教育，看護教育，幼稚園小學之師範教育等，則所造之材，必各有所需，各適其適，個人既成爲社會有用之人，而佛教亦由此流入社會民衆間，裨益當非淺鮮。

三，所謂佛教化家庭，在家學佛的二衆，須特別注意，尤其是造成佛教化家庭的因素，是在學佛的婦女。佛教化家庭，在佛教中向未注重；故佛教在世界上雖曾盛行一時於各國，因此有不久滅跡銷聲者。我曾考察印度的歷史，今印度有婆羅門教徒二萬多人；回教徒也有七千萬人；即後來傳入的基督教徒，亦有一千多萬人；其餘如尼羅子教徒——即今所稱之耆那教，亦有兩百萬多人；而佛教在今日的印度，除近尼泊爾的雪山部落中有少部份人信仰佛教，其餘者都是非佛教徒；其餘散落的在家佛教徒，只是從錫蘭的佛國流傳過去的，非是印度原有的佛教徒。但印度本爲佛教之發源地，自佛世經阿育王至戒日王時代，佛教在印度曾因崇奉信仰而放燦爛的光彩，使婆羅門教的氣餒一落千丈；到了今日婆羅門教復興，回教耶教盛行，甚至韃尼子的耆那教亦有信徒二三百萬衆，佛教反而衰落至於滅跡，這是什麼緣故呢？由歷史的考察，知道由過去主持佛教者唯爲寺院僧衆，而維護興盛佛教的關鍵，完全操諸高僧及國王大臣之手，若有王臣擁護的佛教

高僧，便可使佛教弘盛風靡一時，否則若某一時代每傑出僧材，都不能引生士臣信仰，或遇根本不信佛教的國王，佛教自然被壓迫摧殘了。

在中國元末的時候，蒙古部屬崇奉回教的莫臥爾，曾征服印度而建立莫臥爾帝國，想把印度的宗教消滅了。但這時除佛教已在印度被滅跡，其他婆羅門教與耆那教等並沒有被回教摧滅。原因是婆羅門教和耆那教，是建築在家庭宗族的基礎上，過去已把家庭宗族佛教化，祖父子孫歷代相承，在一般社會中已根深蒂固，故不容易為異教所征滅，得以長久流行；反觀佛教所以在印度滅跡，就因沒有同婆羅門和耆那一樣把基礎建築在家族上，不與全民族發生分離不開的關係，故有今日的結果。

從這種歷史的教訓上，知道佛教過去在流傳上的失敗，故今後在家學佛的信眾，應把家庭整個佛教化，凡是我家庭中子孫婢僕，皆須灌輸以佛教知識，使之信崇，子子孫孫，遞相傳承，與佛教發生親密的關係，把佛教在家族上打下一個深固的基礎，則佛教將來就可永遠流傳下去，要使佛教消滅，除非人類都消滅了，如婆羅門教與耆那教在印度的潛勢力一樣。故我在第一點中即提說要家庭佛教化，而其責任則在優婆夷，要把佛化的家庭，造成比不信佛者的家庭更來得清潔，整齊，美麗，樸實，同時也就能感化了不信佛的人。

因東蓮覺苑是以優婆夷教育為本位的，故有以上三點意見的貢獻。

東蓮覺苑雖附設有義務小學，但主要者是專修佛學，我現在反專在優婆夷的普通教育上發言，似覺輕重倒置，實則我所以注重優婆夷的普通教育，是有意義的，因覺得佛學界對在家學佛女子所施教育，若無如此之辦法，則學成而出院者除去人菴作尼必更無用處，故不厭煩瑣，剴切言之。至於現今已在專修佛法中菩薩優婆夷的教育，以張苑長曾經參學江浙諸山名德，經聽豐富，足以為諸菩薩優婆夷的模範；同時主教苑中的露亭法師等，理解與行持兼精，對於此種教育也是行有餘力的，所以無須我再來嘮叨饒舌了。（完）

正信週刊

第七卷三十四期目錄

佛教與現代中國

從人心中把佛教復活起來

怎樣是人的究竟

地藏菩薩本願經講要

太虛大師宏法彙誌

朝山日記

本會工作日記摘要

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

藝林

佛教新聞

太虛

太虛

皓雲

太虛

編者

塵空

太虛

慧童

編者

發行漢口佛教正信會

本社一職員

編輯：通一法師



發行：潘淡白居士

主 任
師 法 亭 靄



何 張 蓮 覺 居 士 山 頂 公 館 蓮 池 落 成 攝 影

識宏六度智衍三
藏發大菩提為世
梯航

民國廿五年一月為

上海地社刊

集易堂



佛教根本的理論

芝峯

佛教普遍地支配了中國人形式的思想的生活，已將二千年；演成風俗習慣的，幾於一人不能自外。自六朝以至元明，不論政治，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中國全部文化，都深染着佛教的色彩。這到底是好是壞，正期待我們的檢討，但這也不是少數人力所能勝任。佛教自有他的整個根本理論在，雖從印度搬到中國，根本的理論還沒有什麼改變的，唯因時代環境民族思想的不同，在施設方法上不容不隨之而起變化。假使二千年前印度的釋迦牟尼，跑到中國來看這些方袍圓領的僧尼們，是不敢承認是他的第幾十代子孫的。不但形式服裝異樣，即日常所規製的一切生活，完全是另一種風味；不但生活不同，即說教修持亦大同迥庭。所以與其說中國文化深染着印度佛教色彩。不如說佛教是受中國文化烘煖了的。舉一個眼前例子：現在表面上代表佛教的寺院與僧尼，和一般人認為是佛教的，是在僧尼誦經拜懺，替俗人送亡度鬼。這那裏是佛教真義，也不是印度原有佛教徒行業，完全是由中國崇拜祖先思想中演化出來的。至於從前的僧官制度，以及大小寺院的組織等，這些在印度原始佛教裡，都找不出牠的雛形。現在假使來檢討是否有價值和值得保存與否，也一如檢討中國過去民族崇拜祖先的思想和封建的制度宗法社會同樣的。但是中國近數十年來上層知識階級的思

想，是改變得很快，而下層基本的民衆思想進步到怎樣，我是敢說多數的還在那裡等待真命天子之出現。代表佛教的多數僧尼，雖處在這怒風狂潮思想的震盪中，但仍能保持其鎮靜的態度，思想行動。混混噩噩地過其醉生夢死的光陰，知識是未受教育下層勞動民衆同一水準。倘是有人檢討中國佛教文化，單在上面我所舉出的且最爲佛教普遍的現象而錯認爲是佛教的真相，那真同胡適之先生將整個中國文化特徵認爲「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性史，滿牆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了。但稱研究過佛教學理的人，必不承認這些佛教徒隨落的思想 and 行動是佛教的特徵，也如稍知自愛的人，必不將「滿街性史，滿牆春藥」認爲中國的特徵。

佛教的特徵，依我個人所見到的有如下兩種：

一，理論的透關：——佛教關於闡明我們這個現實世界是認爲有最真實的理性存在。但這理性並不像玄辨思想者說這個現實世界背後另有一個理念不可見的世界存在，爲我們這見聞覺知世界的本體；他是說明這最真實的理性，是普遍地在我們這個覺知世界中，如潤濕的性遍存水中，水雖有鹹淡苦甜，和湖泊池河海的不同，牠的潤濕性總是一樣，大海的水和毛端上的水濕性也沒有兩樣。假使我們體驗到這真理的時候，也就消失了見聞覺知上一切萬有不齊的差別相而得其

總和，這不是用主觀的冥想構造出來的內在境界，確是一切境界自性最真理性，內外玄同，渾忘彼此平等齊一的真實相，絕不是離開見聞覺知外別有一種存在東西。因此，見色聞聲覺觸知法似乎成爲內在之相，但無分別地都還牠一境的真實相，無論在任何一種境界上能抓住一切境界的真相。

但是我們尋常日用中在見聞覺知種種境界不能得到這無差別的總相者，都是帶着先天的成見而不知不覺中環境傳染過來的主觀。如一般的宗教徒，總歡喜把見聞覺知上種種境界解釋爲神的意志；玄辯的哲學家則認爲理性的或我的表現。佛教，則一切否認之，指上面各學說，都是自己主觀化裝出來的在那裡作怪。唯科學稍近於真理，因他最少成見，終於一種事物上的說明，不敢用肯定斷語，設一種假定，局於那假定上以闡明自然的現象。就科學研究所得已告成功的學理而言，在與佛教的理論不謀而合。如（一）說明自然界的現象，絕對沒有主宰神之存在；（二）說我們每個人的自身生理心理的現象，絕對沒有主宰自我的存在；（三）說人及其他動物界乃至宇宙間所有的一切的現象，都是由彼此關係而有作用，絕不是彼此物外別有一種力來維繫；（四）說時代的歷史性與空間的環境性，雖因從前彼此正反相生的矛盾因果差別，而矛盾因果之性即寄存於生滅變化一切物的自身而沒有變化，離却一一物的自身，更沒有真實存在。這都合於佛教的理論：（一）宇宙無神論，大小乘經論中，極力破外道執有造物主，蓋印度原有婆羅門教說世界人物都從梵天所造作也。（二）衆生無我論，經論中分析我們的身體爲五蘊等法和合

假聚，窺其內容，唯有種種色法和種種心理現行之幻集，沒有一個可以主宰身心自我的存在物。（三）諸法緣生論，經論中說明宇宙萬法之不同，衆生身分之各別，都是由衆生昧於諸法真實之理，如不知宇宙無神，身心無我，固執成見，指揮行業，成爲迷界生命之力，個人既如此，凡在迷界的衆生無不如此，彼此各本其潛伏或表現其力，集成宇宙衆生生命之緣流，故無論何種境物現前，是集全宇宙衆生生命之力錯綜交流而起，即是衆緣所生，沒有離絕諸緣而得生起者。（四）諸法真實論，經論中說明時間空間，不過是物的生滅過程幻象暫寄之迹，物的自身，無時無地不在生異滅變幻中進行，在矛盾中演化，所以一切法是無常，是無有實在不變的自性，是空。唯此無常，無自性，空，是徧一切物，無時不真，無處不普，所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全體即是，當相即道。以上不過隨手拈來幾項說明而已，但我並不借科學的時髦以掩護佛教，也不是以佛教的學說以歪曲科學，然其兩者理論相似之點，是無可非難的了。

科學似乎任自然界方面去窺探宇宙現家的真理，佛教在人生生命方面去體驗到宇宙真理，一是在發明事物以利用原生，（可借現在科學家被世界惡魔所利用，從事發明害人的東西了。）一是調劑人生（以至一切衆生）感情理智共進於光明大道。

二、行爲的徹底：——佛教本上面觀察宇宙人生的理智，見到諸法之性空真實，人生之無我如幻，但是一般人被主觀成見之所淹沒。崇拜神的宗教徒和思辨的玄學者，及營營

逐逐，茫茫以生，昧昧以死的一切衆生，乃至研究最根本的科學於宇宙人生事物有相當見到真實相的人，但局一以失諸，而沒有見到宇宙生滅矛盾總和的生命原動力。總而言之，都將宇宙人生建築在重重錯誤之上，因之自身被這重重錯誤的見解和已成的環境所纏縛而不得自在，內心愈感覺現實之不足，貪慾之念愈熾，一切行動都基礎於錯誤的自我上，重發揮其力，以至不惜犧牲他人而求有利于自己。個人如此，他人亦然，造世界社會之不安寧。唯本佛教學理，一方握住無分別的智慧，在一切事物中普遍地去體驗真理，一方本無我的立場時刻地去發現生命的源泉。

在事物的真理是普遍的總流，顯然地害人以利己也就是我賊自己生命的源泉。同時了得事物生滅變幻，無有真實，在這如幻境上起苦，樂，憎，愛，追求，厭避的，都是主觀自我心之指使，故能對個己方面極力減損，久之也就成為純熟習慣的心理了，遇到任何苦樂境界，都能無所用其憂喜之情，坦然處之。在他人方面，更增長其大悲心，因見他人的遇到一切境界，不能打破自我的心理，起苦樂覺，豈不是常

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嗎？唯佛教徒本無我的智慧，凡關於人有利使、歡喜者，無不實行，縱犧牲個己生命，但有益於人世界者，無不竭力行之，經論說明大乘行者，修波羅密多，完全本智慧而起悲行，就明白個己身心非實我，而真實之我，是遍一切衆生整個的生命界，也如真理之遍於一切物。根據上面的理論，以建立真實佛教徒徹底的行為。這和社會科學的理論相近，不過社會科學，在整個的生物界歷史性和空間性以說明，佛教不僅全衆生界成為無盡生命之流，但這無盡生命流中雖普遍交融，仍不失其各一別相，唯欲個己無盡生命流得其自在清淨，非使全生命流之總和都得自在不可，故佛有「度盡衆生，方成佛道」之語，也可知道

了。以上舉出佛教理論的透關和行為的徹底，表明佛教的特徵，是否和現在中國佛教習俗上流演相同？國人向來因誤解佛教誤傳佛教的錯誤思想和行為，是否須依據佛教最精純的理論去一一的打破改正，以建設佛教新的信仰。

請用廈門振東海記珍品萬安香

〔即西藏香〕異香勝花提神辟疫莊嚴佛土裨益人群每匣一百二十支
原價港銀一元優待購試暫收港銀九毫物美價廉實非他香所可比也

尚有萬壽線香永不退味香珠各種念珠歡迎試購

華南總經理：香港大道西五十一號光南庄。汕頭怡安街四十六號中亞公司。廣州花塔街佛教會經坊。

人生的佛教論

東初

在中國現代各寺院組織的習慣上，差不多在每一個大寺院裏都奉供有三尊大佛，中爲教主什迦牟尼佛，左爲東方琉璃世界消災延壽藥師佛，右爲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但究竟爲甚麼要遵守這樣的習慣呢？原因來得很簡單：在釋迦牟尼佛住世爲衆生說法時往往於每一個法會結終圓滿時即吩咐未來的佛事：將救濟生的事付囑與東方消災延壽藥師佛，將拔度死的事付囑與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故在中國佛教遺傳的習慣上往往爲求消災延壽的事祈祝藥師佛，救度亡靈的念阿彌陀佛——故中國佛教無形中行成兩大體系：一是人死的佛教，一是人生的佛教，唐宋以後的中國佛教正是人死的佛教稱霸的時期。人生的佛教正待我們來建設！

釋迦牟尼佛創教的目的原來是在指導現實的人生，使各個衆生都能够澈底的証悟到緣起性空宇宙人生自他本等的實相。故在各種大乘經論上都是教我們痛切明瞭宇宙人生的原理，在廣漠的宇宙中及數尺長的軀殼上並沒有甚麼教做法及甚麼教做我，甚麼我法還不是從凡天靈妄分別的執情上所假立，故釋迦牟尼原來的目的都是想糾正現實人生的錯誤！

誰料！去佛時遙，遺教不遵，後來許多大弟子卻把釋迦老子的目標弄錯了，將一切大乘經論視爲生活上的護生符，不惜作販賣營業式的經懺生涯，故唐宋以來的中國佛教卻偏

重在誦彌陀拜藥皇的度亡靈方面，以致朝野上下及僻壤愚夫愚婦莫不知有阿彌陀佛，卻忘掉個釋迦與藥師！於是使社會人們往往看見和尚替人唸經拜懺作度亡的事，即以此錯爲代表整個佛教的精髓，誤解佛教爲度死人的佛教，也就是人死以後纔需要佛教，顯明非是人生必須品，故與現實人生毫無裨益，遂將佛教根本的原理由弄錯而推翻了。

社會文物日漸加增，甚麼事情都在講究實驗，不在紙上談兵，尤須與現實的人生有利益！故我們今後應當領導學佛的大衆向人生的佛教走去，切勿以生人的精神意力作死人的事業。故我們當來建立人生的佛教。

現代人有個通症，就是言行不能合一，故我們學佛的人且慢談些甚麼大乘六度萬行，甚麼三十七道品等等苦行，只要我們能够按部就道去實行，好在佛法不重在解而重在實行，故我們人生的佛教建立的基礎當建立在人類倫理道德根本的五戒十善法上，因爲五戒十善爲做人的基本的原則。也就是欲保存爲人的立場不可不依於五戒十善法的原理去做。換句話講：欲做人就要好好點奉行五戒十善法。

甚麼教做五戒十善呢？所謂五戒就是佛制的五條根本的戒法：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是。此五法爲做人的初步善法，若反之即爲不善法。在佛制的戒律中雖有十

重四十八輕戒及比丘二百五十戒與比丘尼三百多戒，但若對此根本五戒有所違犯，則談不到甚麼二百三百的潛量戒法啦，故有持五戒而不持比丘戒，未有嚴持比丘戒而不持根本五戒的。佛制戒法最注意在五戒法，五戒法為四衆弟子通行之律法，若人對此根本五戒法絲毫沒有違犯將來就不失却為我們欲界的人生，釋迦牟尼佛因為有許多衆生還願意在欲界裏做人，故極端教人奉持五戒法保持人生的立場，現在有一班人不明瞭佛教的原理，妄謂若依佛教學佛個個都出三界，那我們欲界中無人支持啦！國家也沒有人來負責救護啦，這實在荒謬之極！

五戒法不但為學佛的初步同時亦是做人的基本原理，故學佛還當從俗人立場上做起。因為這樣，此五戒法不但我們學佛法的人要遵守嚴持，就是要想做人的人也要遵守此五種法。故在儒教中拈出個仁，義，禮，智，信，為做人的基本的原則。對於這五個字若能個個字按步遵守做去，則就在社會上獲得個「君子」的頭銜。此五字與我們佛教中的五戒法若比較起來在原則上都是相吻合的，在佛教不殺就是儒教中的不仁，不盜即義，不淫即禮，不妄即信，不酒即智。可是，仁，義，禮，智，信，為儒教中最高的學理！若能完全做到就是個「君子」，「君子」也就是無形中成為儒教中頂高的人格。在佛制五戒法不過為學佛的初步，若能完全做到，也不算一回事，還不過是保持人生罷了。在這地方，我們就要明白在儒教中做人容易，在佛教中為人難。好的佛教不是專門教人做人的！老實說，要做人無須學佛！

所謂十善法呢，就是身三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是，意三不貪，不瞋，不邪見是，共成為十種善法，反之即為十惡法。此十善法若能完全接受則比前五戒法又高一層，因為五戒法若完全做到也不過為欲界裏人生，此十善法不但能得持欲界的人生，同時還有升上色界無色界天中天人的資格。平時教人升天成仙，就是此說，十善法就是為升天成仙的基本原則。在這里又使我們連想到道教中常常教人升天成仙話，若依佛教眼光來看所謂升天成仙也不過是同於佛教中修十善法所招感色無色中天人果報一樣。此種果報若一旦享受盡了還是要墮落到欲界中來的。足見道教教理淺薄不是解決人生根本的問題究竟的辦法。

五戒十善法不但為招感我們人生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為我們行為上基本的道德，也就是為走向人間清淨國土的第一條路徑；在現代世界各國人民之所以處於相爭相殺的不安隱禍患中者，即是在多數人民沒有能夠切實奉行不殺不盜等的十善法，假使人人對於此十善法都能切實的奉行，則在人類社會中豈但減輕人民的痛苦而已；即是回教家所謂的天國及西洋哲學家所謂理想國也就不難顯現啦。可是現代社會中人人有個最可惡的心理，就是有了天災或國難以及其他種種難題倒來，都責備社會制度不良或是政治不好，或物質不備，若把自己一切的行爲置之不顧。故我們要救國，要做人，都須從各人本身切實將十惡法改為十善法不可。若能從一人一家一鄉推行到全國乃至整個世界都奉行此十善法，立地成為清淨和藹的人間世界，各各都順乎天性上去做，這是多麼

良好的事呢！

我們話該說轉來，人生的佛教固然是要建立在五戒十善法上，但釋迦牟尼佛施教的目的是不是專在教大地人們個個永遠的保持人生的立場；是不是專門教人去做人呢？這我不敢說：不是，決不是。因為甚麼呢？因為要做欲界中的君子人有儒教仁，義，禮，智，信。欲做色無色中為天人有道教的原理。故無論是欲為欲界中的人或色無色中的天人都用不着佛教來帮忙。其實說，佛教不是專門教人去做人的，做人毋須要學佛！然則釋迦牟尼佛為甚麼要出世呢？原因是：在釋迦牟尼佛本身是解脫二障生死及親証宇宙人生實相的具足一切無碍辯才的智慧，以它具足一切智智的眼光來觀察我們三界以南的人生有種種的痛苦，最低限度的有生，老，病，死，諸苦，這是三界以內的人們誰總逃不了。欲解決人生基本的痛苦，依儒教仁，義，禮，智，信，的原理固屬不能解決人生的痛苦，就是依道教升天的原理也是不能解決的。因為儒道二教的目的還是在人的立場上立論，根本上既留戀人生則人生的痛苦焉能解決？唯有佛教根本既不是教人去做法界以內的人，故即能解決人生種種痛苦，以三界如火宅故。

佛教不教人去做人究竟做甚麼呢？以釋迦牟尼佛具足一切智智眼睜看來三界之內猶如火宅之不安穩，故佛教不教人在火宅裏做人，唯教人去做出三界三乘聖果的超人，唯超人能解決一切障礙一切傳証一切智得最究竟徹底的人生。出三界作超人雖非五戒十善法力量所能及，但也必須從五戒十善法做起，蓋五戒十善為成三乘聖果之總因。因此五戒十善法

為做人基本的原則故。假使對於做人的基本原則沒有能夠完全做到，也就是對做人的根本立場沒有能夠站得穩，也就是人格上有所缺乏，做一個欲界中普通人尚且缺少資格，那里還談到出三界作佛做超人呢？故我們的結論是：欲做欲色無色界中的人固屬要從為人的基本原則五戒十善法做起，就是做出三界三乘聖果的超人也必須從五戒十善法做起，故人生佛教當建立在五戒十善法上。

十，廿日焦山。

本刊啓事

在本刊陸續發表的兩長篇，六祖大師與異類法緣記，刻已籌備另印單行本，不再在本刊繼續刊布了，以便讓出篇幅來多刊些短篇作品。

編輯部白

人海燈

第二卷合訂本
已出版

手此一編，深入法海！

第二卷人海燈合訂本，因篇幅擴充，較第一卷合訂本幾多一倍，用上等彩色封面包紙皮裝釘，極為美觀，茲為優待讀者起見，每本只售八角（郵費奉贈）凡曾在本刊投稿兩次以上者，如需保藏，每本只收郵費四角，但以本人一冊為限，印存無多，購者從速！

爲甚麼要念阿彌陀佛

化莊記

寄塵老法師在廈門妙法林佛七道場講

念佛一事，在長江流域之內，差不多可以說是家家戶戶都知道的，無論婦孺老少，都知道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高德洪名；因此，「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已不啻成了民間的通俗的宗教了！然而，這是一個甚麼緣故呢？要知道，佛法中度脫衆生而預於聖流的法門，擴而充之，方便繁多，歸納起來，總不出乎禪，淨，律，密等教，這無非隨順衆機之根性的差異而施教，只以衆生機有千差，故佛陀所施設的教法亦隨之而有萬別。在這千差萬別的無量方便的法門中，惟有這念佛的法門，持名的方法，最爲穩當，既明而簡易，又能事半功倍，非若其他的法門繁難深邃，不易實行；以此念佛一門方便，明簡和事半功倍的緣故，無論若老若少，都可以依教奉行，所以我國人民自受了佛教的洗禮，和佛法開導的長江流域的一帶，久已認識這念佛的方便法門了；一經先覺者提倡，後覺者的奉行，如草上風，是非常的普遍的。可是在華南一帶，尤其是廣東和福建，對於修持念佛法門的很少，故淨土的道場，廣東和福建亦不大普及。這原因，是因爲缺乏了能實行倡導於前的先覺的大德，致一般

的人都不能有真切了解和尊敬呢！雖然，廈門從前妙釋寺有弘一律師提倡，也不過在星期日中方便念佛罷了！至說到集合六和僧衆打一堂佛七，未之聞也！今妙法林居然能舉行這樣的佛七道場，並得有六和僧衆赴會參加，大家一塊兒在這清淨的寶殿中擊誦懇實的一心不亂執持彌陀名號，這功德是不可思議的，如此法會的舉行，不能不說是一種「甚難稀有」，這真是廈門佛教徒一種鉅大的進步！

佛教的佛很多，我們所尊重的佛也很多，特別的是主持娑婆世界的本師釋迦牟尼佛，又東方琉璃世界的是藥師佛，西方極樂世界的是阿彌陀佛，南方則有寶生佛，北方則有成世佛，以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的諸佛如來等，都是爲我們所應該尊重稱念的，所應該恭敬禮拜的。但是，現在爲什麼只稱念阿彌陀佛而求生阿彌陀佛所主持的西方極樂世界呢？爲什麼不求生其餘諸佛國土呢？又爲什麼去此十萬億佛國土的西方阿彌陀佛，在我們這裡的婦孺老少皆知，且能有意或無意的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萬德洪名呢？此說來，是具有特別的因緣，且約畧說之：

「今現在說法」的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在過去最其久遠劫中仍是和我們無異的一個凡夫俗子，後來出了家做法藏比丘的時分，猶只是進入佛徒階級上的一個普通的和尚

罷了，現在却是於十劫以前圓成佛果爲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這教主，而且是與我們極有緣的一位大慈大悲的教主。因爲他老在做法藏比丘的當兒，即感覺到娑婆世界是五濁煩惱充滿和衆苦煎迫的惡世，生到這裡面的衆生是受苦無盡的，故引生了他的大慈大悲的心，發大誓願，要另外成就一個理想中的清淨而且極樂的國土，以接引我們這類萬惡世界裡的極苦衆生。無量劫來，在過去的法藏比丘已是好久以前就圓成佛位爲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了，並且同時也實現了他理想中的極樂世界，現在正在說法，接引衆生。凡是求願往生，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具諸福德因緣者，皆可以得生彼國，這在阿彌陀經中已說得最爲明白，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介紹給我們的，又在十六觀經中，因韋提希夫人啓請，也有詳細的說明。阿彌陀佛爲救濟我們衆生的痛苦，所以他特別造成一個極樂世界，這極樂世界的構造是爲着收容我們在漂流生死海中一般無歸宿處的苦惱衆生之安樂處而構造的；有這樣的兩種重大的因緣，衆之受了屢生屢世的薰習，故無論人的老少和男女，皆可以從其自心中要流出這「阿彌陀佛」的名號，對於彼土也就自然而然的發生恭敬和景仰。其所以不念他方世界的一切諸佛，而惟念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此因緣略舉如是。

阿彌陀佛與我們此土的衆生有緣，曾發大誓願，廣度我們一切苦惱的衆生，既如上述，那末，極樂世界的國土又是怎樣的情形，值得我們如此的景仰呢？這是不可不略略加檢討的：

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值得我們景仰的是：依正二報，清淨莊嚴，極爲殊勝。如講到樓閣園池，都是七寶所成，池中有大如車輪的各色各樣的蓮花，放射各種微妙顯色的寶光；講到樂則有種種奇異之鳥嚶嚶地鳴着種種微妙的雅音，及七寶行樹和七寶羅網被着那輕風搖搖地顫發着微妙之色和微妙之音。這些自然的音樂，都在悠悠地念佛，非復人間的牛皮竹筒的音樂可比擬于萬一的。得生彼國的衆生，實是最爲幸福，終日終夜都可以在這種自然境界享受着自然音樂底生活。所以，他們無時無刻沒有不聆覺那念佛念法的聲音；以此微妙音聲的緣故，又不期然而然的助長念佛念法的清淨心了。這些，都是阿彌陀佛的願力所感而成，在阿彌陀經上說得最爲詳細。若我們能切實的念佛，無論天魔外道，皆能得生彼國享受種種的安樂，且永不退轉，位登補處，將來分佈他方世界作佛度生，其威德，願力，智慧，和阿彌陀佛無二無別！念佛法門既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大功德，我們不可把光陰錯過，不可把人生錯過，不可把這難逢難遇的佛七道場錯過，尤其是在人生的過程中不可把現在已經能得的聞法念佛的機會錯過，這是我們應當最注意的一點！

中國歷來對於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在古今歷代往生傳裡，說得最爲詳細，從前慧遠大師首創念佛社，於匡廬集賢念佛，是爲蓮宗初祖；以社前有一個池沼生着白色的蓮花，故名白蓮社；社員一百多人，那時往生西方的很多，慧遠大師本人，亦經阿彌陀佛三次放光和授記，近代念佛往生的亦復不少，在近代往生傳裡也記載得非常詳細。

阿彌陀佛的願力，阿彌陀佛的國土，阿彌陀佛和我們有緣，我們都知道了，那末這「南無阿彌陀佛」的六個字又是怎樣的解說呢？若是我們在念着「南無阿彌陀佛」的時候，而不知「南無阿彌陀佛」的意義，這叫做盲修瞎煉，是很危險的！

「南無阿彌陀佛」是印度國語，若翻譯中國的話，「南無」即皈依義，「阿彌陀」即無量壽義，「佛」即覺也。能皈依阿彌陀佛，念佛纔有決定的目標，纔是我們一個歸宿之處。凡是發心念佛，惟有歸宿處的發心，才不是白發，有目標的念佛，纔不是徒勞無功的；我們現在發心念佛，而能皈依阿彌陀佛，即是我們念佛的目標，亦即是我們發心歸宿之處，既皈依阿彌陀佛，不復皈依世間天人，更不皈依外道天魔等。又以皈依的佛是無量壽，故我們能得生彼國，其壽命亦是無量無邊，不可以數字計算的。復次覺者，有三義：一自覺，

即是我們懂得這宇宙人生的道理，背塵合覺；二覺他，我們懂得這宇宙人生的道理，背塵合覺之後，以此道理宣佈于他人，敦勸他人學佛念佛，以致成佛；三覺行圓滿，自己行菩薩道，廣行六度萬行，教化衆生，將來入不退轉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時候，即是覺行圓滿也。故佛是天中之天，聖中之聖，是三覺圓，萬德具，大覺大悟的聖人。

現在我們既已知道阿彌陀佛的意義，及其國土依正二報的莊嚴，又知道念阿彌陀佛，即能得生彼佛國土，長念佛法的方便殊勝，誠不可思議矣！合我們得了小身，又聞佛法，又值佛七道場，那末我們正好勇猛精進，打起精神來一心念佛！

三五，一，十四，抄正於自修室

遊羅浮山記

何張蓮覺

嶺南多名山，唯羅浮爲最勝。嚮往已念餘年矣。終以山深林密，中多伏莽，阻其遊踪，間曾畧人三探其虛實，果有殺人越貨行爲，威備備焉，戒勿往！辛年來粵當道注意及此，勦之甚力，遂告肅清，是以羅浮道上，尋幽探勝，拜佛求仙者，亦肩摩而踵接，非復往年蕭條氣象矣。余以見獵心喜，亟思曠屐登臨，以了多年之夙願；爰於月之二十日，晨七

時許，携僕乘車往，先一日遣人至廣州羅浮山華首臺下院，倩人作嚮導，得該院執事超階大師，迎余於石龍車站，下車已十一時矣。是日天氣昏暗，細雨濛濛，引余等下榻廣泰來客寓，該寓陋隘殊甚，蛛網四張，塵垢滿地，然以行囊累贅，勉強居留，蚊虱騷擾，終宵未眠，翌晨三時，即起盥沐，餐畢六時啓程，天已晴明，僱扁舟一葉，凭舷而假寐焉。十

一點抵九子潭，拾舟乘興赴山，斯乃該臺派來者，如米預約，則必需至前半里遙之東博墟登陸，方有街與可乘，行約四點鐘，始達華首，沿途多沃壤，時值孟夏，農人方叱犢耕田，秧針插水，新綠滿疇。亦頗悅目。及抵山麓，經七八重山河，極幽深曲折之妙，過雨花橋，景愈佳妙，幽鳥和鳴，山花怒放，峯巒聳翠，澗水爭流，兩山環抱，華首中居，誠天然之古道場也。自梁智藥三藏開山，迄今歷數千載，不知幾經興廢，現寺宇爲明末空忍禪師所創造，當民元間，茲山全爲土匪所據，五寺五觀之僧道，相率逃亡，淪爲盜賊淵藪，全山精華，蕩焉無存。迨至民四，始得政府派兵痛剿，逮捕土著百數十名，責令賠款修復寺觀，而僧道始克還山，修殘補缺，漸復舊觀，華首據全山之勝，規模較大，住僧數十，住持導純方丈，與諸執事僧，咸勵精圖治，具恢復之決心，側席求賢，用資補助，頗有蓬勃之氣象，近有趙居士蒞山提倡禪宗，固屬根本之企圖，而精研律儀，尤爲治標之要素，本末兼治，庶幾近之。吾粵之僧，下焉者固不足論，即號爲叢林清修之士，大抵不矜細行，着短衫吸紙烟，行稠人中，視爲尋常，而不知見識於識者，由于僧儀之不講也久矣！願百粵諸大德於此一留意焉。佛殿供有古磁小梵塔一座，高五寸，底有偈文，古色可愛，云係梁敬泰禪師所造，有八萬四千之多，徧瘞周山，掘之可得，此爲空忍禪師所掘得者，舊有兩座，已失其一矣。各處瞻禮後，即遊近寺之羅漢洞，中空濶，可容十數人，是晚宿寺中，翌日早五時起，登畢乘興遊黃龍洞，一路山峯秀麗，流水淙淙，行過抱珠橋，山路漸

高，行履愈難，與人數憩乃登，峯迴路轉，一大石立洞中，鐫滌塵二字，水勢極澎湃澎湃，競注深谷，聲轟轟然，如江湖突起，萬馬奔騰，渡過石橋，旋轉而上，始見觀宇參差，行別於老人峯側，勢極高深，人踪罕到，仙居也。觀後有小園林，旁築一室，曰桃源洞，中住女冠數人，一人方誦金剛經，居道觀而誦佛經，真即仙而佛矣。稍憩，遊山後之冲虛觀，觀在獅子峯下，樹林密茂，境甚清幽，路旁一方亭，顏曰雙燕，遊人多小憩於此，觀前清水一池，方廣數畝，蓄魚甚多，若再種以青蓮，當更有致，下爲田疇，廣插新秧，一碧無際，觀宇建築，雄偉精麗，堪稱全山之冠，中住道士數十，秩序井然，各事其事，亦道觀之錚錚者，後有花園，額題曰別有洞天，下有六角池，名曰洗藥，上則長亭翼然臨於池上，曰東波亭，旁有葛仙翁八角煉丹爐，以白石琢成者，亦古茂可觀，回經白鶴觀小憩，返華首，已下午三時矣。稍事休息，復乘興遊寺後諸勝，路極崎嶇，樹葉交蔭，不見天日，但聞水聲鳥語而已。澗畔一石兀立，上廣而下狹，曰半月岩，後有石船，再上有石中虛，高若城門者，曰合掌岩，有題其旁曰：此石有伎倆，不點首，祇合掌。側有聽瀑亭，今圯矣，僅存石柱，下爲洗裙石，一長石橫臥岩下，上有瀑布湍飛，水積成池，清冷徹骨，炎夏坐此，不知暑熱，所謂清涼世界者非歟？進而至蝠鼠岩，以洞口之形相若，故名。再前爲錦屏峯，石廣長數丈，矗立如屏，下爲濯垢池，上則壁立千仞，狀若城墉，平整似削成者，旁有流小，下注爲池，每當盛夏，遊人多洗浴於此。時已向暝，林鳥還巢，其

他景物，不及偏觀，返寺已鐘鳴七下矣。因事所迫，次日下山，留有餘之興，以待諸他日耳。據寺僧云：該山橫亘五百餘里，高一千六百餘尺，周覆博羅增城龍門等縣，蜿蜒四百奇峯，其間寺觀林立，泉石之奇峭，與夫草木之葱蘢，烟雲

之縹緲，有非楮墨所能縷述者，欲窮其勝，非累月不辦，然則茲一日之遊，僅得其一斑而已。樂道尋幽之士，其亦聞風

盛世危言

暮笄

一代序

自從幽默大師林語堂氏創辦了一個老牌的幽默雜誌，就是現在誰都知道的「論語」，很快地在作家與讀者間，引起了深切的注意。於是如春筍般新出的刊物，都讓出重要的篇幅，來登載幽默作品的小品文字，甚至大吹大擂地專門幹這種玩藝。而在稍通翰墨底文士之流的書架上。這類專談幽默新書，也已經成為必須有的裝飾品。不然，好像多少會減少一點時代色彩似的。不，應當說減損一點風雅意味。就是在賓朋酬酢之間，帶點幽默風味的話也成為最得體的交流辭令。據說論語出世的當時，黨國

的名公大人，案頭上都置有一部論語，於往來平滬車中，吃飽了滾滾紅塵；在電報簡牘，流盡了悲國憂時之淚時，也抽點餘暇，翻翻這玩藝，聊舒爲國辛勤的政躬，可見幽默感人之深和普遍了。緊接着幽默而出現的，便是所謂沖淡清麗的小品文。提到這個，我們立刻可以聯想到，在二間精緻古雅的什麼軒里，一位紳士模樣的人物，鼻樑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鏡，坐在挺舒服的軟椅里，慢條斯禮的，噴着一圈一圈的香煙，喝着一瓶一瓶的醇酒，或者飲着一杯一杯的清茶，到了相當地沉醉，腦里彷彿也有點煙土披里純那樣的東西在催着他動筆。然後架起腿子，一搖三吟地，在一張張雪白的稿紙上，寫下了一行行趣味雋

永的小品，也好點綴點綴這太平盛世。歌詠之不足，於是再抬出一兩個已死的祖宗，來作標榜。因而晚明幾位文人的作品，又得暫時的盛開一時。不過這一現象的產生，却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根據社會學的眼光來看，它的背後還有一層社會背景的存在。無須諱言，目前漸已殖民地化的中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都受了雙重的桎梏，使得神經敏銳的文人們，幾乎閉不得口動不得筆。偶然文字上稍失檢點，坐牢，放逐，失蹤，殺頭……等等不平凡的遭遇，自然會惹到身上來的。不是活得不耐煩了，誰願意拿生命來換一個空虛。在這種啼笑俱非的境況下，現狀是一天一天的惡劣，滿腔悲憤，不發洩是不行的。這一來，只好避開正面的衝突，另外找得一種輕鬆的形式，那就是用幽默俏皮的筆調，對現狀與以毫無憐憫的譏笑怒罵。那意思好像就是前人

所謂「狂歌當哭」！這種出發的動機是純潔的，也是值得讚賞的。可是到了後來，日子一久，事態不那麼嚴重了，心情也漸漸的鬆懈，由幽默一變而為沖淡，甚至成為迎合低級趣味「文字遊戲」。這里恕我造個新詞，這簡直是「義憤的流產」。義士沒做成，卻成了一隻乖覺的小鼠。這不是故意刻薄當代文豪，事實上的確是如此的。

幕猶自慚讀書不多，見聞不廣，不敢妄擬時賢，沾染幽默，模倣沖淡，生逢盛世，只想發幾句不是有意駭人的一「危言」。另外，因為自幼即有爬剔爛瘡的怪癖，所以在文字上無形中也有這種影響。最後應當嚴重申明的一點：幕猶既沒有想做義士的壯懷，更談不上藏之名山永垂不朽的野心。只要寫出來有地方印，印出來有人看，看了的人覺得的確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切膚之痛！並不是食品中一種會合起來的「雜碎」，只是供茶餘飯後助消化的東西而已。那末，我就不打算擱下這枝筆來。伏願皇天后土，共鑒此心！

二 是時候了

——「盛世危言」之一——

一件事象演變到相當嚴重的時期，在達到最後決定的過程中，他的腦里可以容許有千萬條金蛇樣的思想，在纏繞着，馳逐着，起着激烈的鬥爭，像銀幕上的映畫一樣，隱去一幕又是一幕。可是到了最後決定的幾分鐘內，他將排斥一切而選取了一條可走的路，從他的心靈深處自自然然地喊出一句堅強有力的話來——「是時候了」！那一個一個的字，簡直是鐵一樣硬，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

在人類生活的實錄里，從類似的局面下，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句流自深心的話。隨便舉兩條例子來看：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忍受不住舊式家庭里虛偽的殘害和束縛，決定退出淒涼的人生舞台。當他毅然走出那套狗圈的衰落門庭時，他毫無留戀的說，「是時候了，我要走了！」——傀儡家庭里的娜拉，開始發覺了那被玩弄的愛情生活，決定離開那溫暖的囚籠，不願跟在後面一聲聲親熱的

喚聲，「我的小鳥兒，我的小鳥兒」……終於決絕的說，「是時候了，我應當離開這里了！」

近日山居多閒，無事翻翻報章雜誌，習慣地一天天的翻，即算偶然事忙，也要騰出一小時來翻。翻的結果，竟發現了幾條大同小異不時常變易的記載，今天如此，明天還是如此。我明白記得新聞學上曾告訴我，報章雜誌是報告新現象和介紹新知識的呀，為甚麼要來這現成的一套，這中間的道理，值得思索。現在把這日常見面的幾條記載恭錄在下面：

日本又提新要求，外交前途，未許樂觀。

潛伏平津漢奸，大肆活動，華北陰霾未解。

朔風如剪，平漢路上災民，一片啼饑號寒聲。

湘浙魯贛鄂豫蘇七省教廳聯呈中央，請提廟產興學。

各處寺廟紛紛向中國佛教會求援。國際間的火藥庫點燃了，在遠東，在地中海，在世界的每個角隅。

世大戰前夕，軍火貿易特盛。國聯發表一九三四年度全世界軍火輸出統計數字，爲四一，五〇〇，〇〇〇金元。

够了够了，不鈔了吧。再鈔下去，恐怕臉也給氣青。國事日非，教難益亟，這總算「是時候了」吧。怎麼在風雲緊急的當兒，事情嚴重到再無可嚴重的時分，偏偏會添出一批又一批的出賣良心的漢奸，和袈裟底下喪失人形的東西來呢？這是特別國情產生的特別現象，還是世界上的普遍情形呢？那我分明又記得歷史上曾經說過，許多弱小民族里的弱小國民，爲自身的自由解放作過頑強的抗爭；耶教回教都會有過不可蔑視的對外表示。由於這些成例，我想絕望中總還潛藏着一綫復興的希望在里面。所以我仍然用十分的喜悅，洗耳靜聽着從四方八面來的「是時候了」的呼聲。同時我誠摯地熱烈地希望從這堅強的呼聲里面，得到不同一點的反應！

三 現實是可以逃避的麼

——『盛世危言』之二——

不早不遲，生在現代中國的人，大

家心里都有着風雨將來的預感和恐怖。「我生不辰，遭逢末世。世風不古，一代不如一代。」這些傷時的長吁短嘆是沒有用了。怎麼辦呢？於是乎神經衰弱，望着大江西去的狂濤，一聲長嘯，縱身而入。或者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清夜，伏在淚漬模糊的枕上，狂吞一瓶一瓶的安眠藥，帶着不屑看世態人情的微笑，安靜地長眠不覺了。再不然，胆子怯弱一點的，一退便退到愛人的懷里，終日浸在煙，茶，酒和性的快感里，去麻醉自己，慢慢的消滅自己。還有一種人，頭腦比較清醒而機警，因爲受不起外來的刺激，索性跑進風雨里去，橫衝直闖的幹一陣。這兩種人的得失，現實已經給了他們一個最好的批判，這里無須加以論斷。另外的一種人，是夾纏在上述兩種人的中間的，他們既畏懼嚴肅的死，同時又沒有勇氣在風雨里馳驟，祇好深深地隱到山林里去，與鹿群爲伍，朝出看雲，暮出聽泉，以自鳴清高。或者更進一步，遁入清淨無爲的禪關，誦經禮佛之餘，反正還可以吹吹法螺。總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借此躲躲風雨，靜觀時潮的漲落，人事的遷謝。即是所謂逃禪。

佛教果真是一個躲避風雨的所在麼？我想稍爲涉獵過佛經的人，大概都能知道，學佛的人有一個共通的出發點，即是「發大悲心」，也叫做「發菩提心」。現在把它所包涵的意思，分開來一條一條的說：

一、學佛的人認宇宙萬彙，不論虫魚，鳥獸，都是我們自己「唯心所變」，離心就再沒什麼了。因此，一切衆生的血肉，即是自己的血肉；一切衆生的痛苦，即是自己的痛苦。

二、常念衆生的苦，潛身其間，用佛法去感化他們，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生老病死的痛苦。

三、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照上面看來，佛教徒不僅不逃避現實，而且竭力的接近現實，理解現實，從現實中去來真正的解脫！

現在我要向抱着遁世思想的人們，追問一句，現實是可以逃避的麼？我更誠意的同志在學佛的青年縉素們進一言，須知悶鬱的雷雨之後，仍會重現出雲開雨霽的青天來的。祇是認清方向的努力，我們的努力不是沒有代價的啊！

百喻經選譯

大醒

——一月二十二日在淮陰區感化院講——

(一) 說人喜瞋喻

以前有一個人和許多坐在一間屋子中間談，談到了另外的一個人，當時此人就說：「某某的爲人在德行方面是很好的，但是他有兩種過處：一是喜瞋，二是作事倉卒」。說到這裏，其人剛巧

從這個屋子的門外經過，一聽到有人說他的過處，瞋恚之心立刻生起來了，走進屋中，不問皂白，抓住說他過處的那個人就打。兩傍的人走上來解勸。問他：「爲什麼無故打人」？他說：「我在什麼時候喜瞋，我在什麼地方作事倉卒的？而他要在我面前說我有這兩種過處，一是喜瞋，二是作事倉卒，所以我要打他」。傍邊的人乃對他說：「你現在的喜瞋與倉卒的樣子，在眼面前就表現得十足，他說你的過處一點也沒有錯」！

(二) 獼猴把豆喻

以前有一個獼猴，牠兩隻手捧了一把豆子，忽然誤落了一粒豆子在地下，

牠便把手中的豆子擺放在地上的一邊，尋那落在地下的一粒豆子。結果，落下的粒豆子沒有尋得着，而先從手中放在地上的把豆子却都被一羣鷄鴨在傍邊食盡了。

(三) 人謂舊屋中有惡鬼喻

以前在一處地方有一間舊屋子，人家都說那所舊屋中常有惡鬼住在裡面，也就沒有人敢去住那間舊屋，因爲怕惡鬼之故。一次有一個人，他自己說他膽大，他說：「我要在此屋中，寄臥一宿」，到！夜晚，他真在那所舊屋裏歇宿了。隔了一刻，又來了一個人，聽人談起那間舊屋中有惡鬼的事，他也說他的膽子很大，他不怕鬼，他就走進那間舊屋。他剛要排門而入的時際，在先去的另一位聽見了門的響聲，疑爲鬼來了，就去抵住了門，後去的那個人因推門不開，疑在裏面抵門的人就是惡鬼，相持之後，結果門被推開，二人互圖

，直至天明，兩人相覩，方知非鬼。

(四) 二鵲喻

以前有兩個鵲子，一雄一雌，共棲一巢。在秋天果熟之時，二鵲取果滿巢。過了些時候，果實被風吹乾了，減少了，巢的果子只餘了半巢；雄鵲以爲被雌鵲吃去了，雄鵲很不高興的對雌鵲說：「取果是多麼困苦，被你獨個吃了，現在只餘這一半了，雌鵲說：「我沒有獨吃牠，是果子自己減少了。」雄鵲那里肯信，非常瞋恚的說：「非你獨食，爲什麼會減少呢？於是以他的尖嘴把雌鵲啄殺死了！沒有隔幾天，天降大雨，果子得到雨水的浸潤，澎漲開來依舊是滿滿的一巢，雄鵲見了，方生悔恨，才曉得雌鵲並沒有偷吃果實，冤枉了他一條性命，非常悲哀的鳴喚雌鵲，然而雌鵲再也不見回來了！ ○ ○ ○

上面這四則故事是百喻中的四喻，第一喻是譬喻（瞋恚）的，第二喻是譬喻（慳貪）的，第三第四兩喻是譬喻的一愚癡（貪瞋癡三，佛比之謂三毒。有了上面的四則故事，這是多麼好笑的事情，然而可以以小喻大，世間上的人正有不少事例是與這同樣的哩！

七年夢境剎那間

望亭

打伶底我，好像浮萍似的或東或西隨着風波不定地飄蕩，飄蕩！現在又飄蕩到這海中孤島底鷺來了。這島的四圍是一片茫茫無際的，碧綠底水上浮泛着一羣一羣海鷗似的是帝國主義吃人的東西。空中常常飛着令人害怕的毒鳥鴉。人民大都是資產階級，但被壓迫的勞動者却也不少。

我自飄蕩到這島上居在一個深山幽谷裡。太陽斜掛在天上的東南邊，我坐在東廂北邊那一隅的黃色底椅上。這屋子裡的陳設是很簡單而且樸素，除去幾張黃色底桌椅和床被還有我最心愛的幾本書和一隻黃貓，其餘可算一無所有。這時六七年來的事影，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胸子裡映着。就這寫出了電影般的往事也許是很有趣的吧！

十五歲的時候，是一個皓月皚皚底秋晚吧！因為我還是個孩子正和着許多鄰兒在做着有趣味底遊戲。我的師父邁聲地喚我，命我到鎮江竹林佛學院讀

書，那時我吃了一驚非同小可，但我很願意。

竹林佛學院原名毘尼佛學院，院長是露亭法師，教務主任是慈舟老法師。院長露亭法師是開創佛學院始祖月霞老法師門下的英哲，他對於任何人都是怡顏悅色的；尤其愛護兒童。我一進院，法師就指着壁上的對聯教我讀，讀完了，還有三個草字不認得，——一個是草春字，還有兩個是草新字和草紅字。——我急得幾乎要流出淚來，紅了臉，出聲不得，法師知道我怕難以爲情，故意問我的年齡，又指着外面正開得似白銀底兩棵桂花樹，問我家有沒有。我就借了這個岔子，忘記了那時的羞恥。第二天法師又教我習寫靈飛經小字，握着我的手，怎樣撇，怎樣捺，寫着說着。這是多末愛護兒童法師啊！

和我一樣大的還有兩個，因為我們最小，不懂得深奧底佛學，所以法師特開方便門，把我們提在旁邊不聽正課，

另爲我們講毘尼日用和國文。若是不懂，他重復地講幾次。明日命我們復講，復得好，他很歡喜地拿東西給我們吃。可是有的復講不出，他就輕輕地打幾下，其實我沒有。有一次吧！本度復講不出，法師令我抹他的鼻子，但是我再三也不敢放肆抹他一下，雖然把手伸去，終是無勇氣而縮回來。現在想起，假使抹他一下，多末有趣啊！

竹林佛學院是依竹林寺而名之。竹林寺的房舍，頗爲齊整，建築於夾山半腰。此山共有七峯。懷抱着竹林寺似一竹箕，故名夾山。山上多松，大的有一拱，小的有一把，竹子雖少，倒還茂盛，真是「重山峻嶺，茂林修竹」。佛學院的教室，設在最高的地方，四面玻璃窗，光線明亮，空氣亦好。教室西首，附設青光圖書館，西裝中式的書籍頗多。圖書館西窗下有林公泉，水清冽澈，其味甚佳；遊客們，必喝此水以爲快。泉的上面，再曲而東，有一小小底粉綴花園。花園的西南邊有挹江亭。在亭子的中央，有一方石，青而光滑，坐在石上面可以遙望長江若帶，正面有一黃鶴山

；左有焦山孤立於江中；右有金山靠着江邊。山下的樹木更是蒼翠，真是一幅天然底美畫。我每晚散步時刻板式的必定跑到這幅天然美畫中來瞻上看下底繞有趣味地頑着。

在山的前面更有趙伯先烈士的墳，對面有一大池，中間有亭。四圍翼然欲飛。黑鴛鴦底曲橋通其上。亭的中央，豎立的趙伯先石像，身體魁偉，騎着一匹馬，更表出他的英雄傑士底氣概。我還記得一付對聯：「斗酒遠招香港月，一亭分佔竹林秋。」亭子的四周，完全植的柳樹，便無其他的雜草野花。星期日也常常到那里逛逛兜兜；爲我們漢族復活而犧牲；爲我們的山河爲我們的自由，犧牲了他的一切，不顧流血地去奮鬥，奪回我們的土地的光烈。

在這個靜寂底所在，修學了三年。十八歲，我又轉學到泰縣光孝寺佛學研究社了。

我們同到光孝寺的同學共有十二位。是二十年的八月三日吧！那年大水爲災，波臣爲虐。爲着救災民，所以鎮江的大小輪船都開往江北去了。沒有辦法

，我們只好坐帆船，蕩過了揚子江；真是「縱一葉之扁舟。」既到了江北，進了內河口，却又下着濛濛底雨。在這雲烟風雨中慢慢地蕩漾着前進，覺得非常有趣而且饒有詩意。夜間因雨，船中不能多睡人，我們上岸，找得一個古破的廟，已頹敗得荒涼不堪了。這廟很窮，幸而我們有行李，大家用稻草着地鋪好了被，然後派了兩個同學到鄰近的村庄上買米菜燒草；又派了兩個同學燒飯炒菜。我們忙得不亦樂乎，這廟當家大師不知我們的來原，臉上現出惴惴不安底態度，我們向他詳細地解釋，他才頹然「喜笑顏開」地無疑了。這種生活，在我的生命史上從沒有這樣趣味底一頁。第二天清晨，離了破舊底古廟，回到船上，因爲順風，掛起布帆，飛馳而行，一直飄到泰城的城河。

光孝寺在城內西門，比之居在深山中的生活當然另一種口味了。靠着牠的後邊是破壞底城墻，左是縣立圖書館。前面是一條很長底小溪橫臥着，小溪的兩岸，植滿了垂柳，常常有幾隻鴨子在溪中遊蕩西地尋覓着食物。東首有一

座高高底石橋，西首有兩座小小底平橋。寺右有崇儒祠，無人居住，因爲是鬼住的地方吧！但是房子非常底偉高大，甚是可惜，不禁爲之一嘆！爲什末兵不開到那個所在扎下呢？拚命地住在廟中？也許因爲和尙不倚仗勢力吧！祠西過小溝，就是公共體育場和時敏中學。我們吃了晚飯常常到此打台球，或踢足球，然後再到城頭上散步，這時已萬家燈火齊明，朦朧地看到東城的房舍。城河中的漁船上，一塊一塊底黑烟似浮雲蕩着一會不見了。一定的這時必有兩隻小輪船由這裡經過，每每遇着。聽到校中敲預備鐘時，我們再從左邊圖書館那條路邊圈子回去，上自修課。

光孝佛學研究社是常惺法師創辦的設備齊整，教員熱心担任佛學教授有南得一二法師，他們都是僧教育界中的棟樑，他們對於學生非常地愛護，學生有病，二法師如慈父一稱每天總要來照應幾次。當我患着瘧疾的時候，正是暑假考試吧！他們都常常問我長短，尤其是可敬愛底南法師啊！除去他誰能知道我的心思呢？至今這一種感激心還是一現

「現地不能消滅。國文是顧元民先生担任的，他是成都大學教授，因為養病，所以被請得來了。但是他很熱心，教授方法更好，我們都很滿意。」

二十二年光孝佛學研究社因為經濟關係改成秦縣佛學研究社縮小範圍了。唉！辦得很好的學院，不幸中途而病；只兩年就告了結束。繼之改辦小學，只好回家自修，失學了一年，真可憐啊！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我又投考廈門閩院，幸而未曾落第。

閩院自從降臨人世，已有十歲了。牠是中國佛學最高的機關。是會泉法師首辦的，繼之太虛大師，常惺法師。在

病中雜感

慈雲

一提到病，誰都會感覺嚇怕，恐懼；因為病神（？）是「鐵面無情」的。他不問你是富貴，貧賤，英雄，懦夫；更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容貌之美惡；只要有機會，他會作「不速之客」來光顧你的；甚或很心地把你交給死神（？）底手裡

牠生命的瀑流上，曾經做過很偉大光榮底事，曾經受過很多的挫折，人家的讚美和瞋恨與謾罵，院中的設備，是很整齊，一切形式皆是現代化。又附設了圖書館和佛經流通處。寺的後邊是五老峯，前面靠近廈門大學，更前是碧綠底海。

我在閩院已有一年，也許有點進步吧！但我不覺得。

留下這些夢痕，如電影般底一幕一幕地開映着。唉！過去的事呵。已成爲不可挽回的幻影了，只在我心地上留着幻化的痕跡，現在偶一回想起來，真有「往事如煙」之感！

「攻守同盟」，以期驅逐病魔於身之領域之外。人，誠「萬物之靈」也哉！

然而，對於「身病」，無論何人，皆知養護備至；獨於「心病」，即使「病入膏肓」，也多置之九霄雲外，若無其事，未病之前不知防。病既入心不知治。沈溺病困於聲色貨利，名位權力不知拔。貪瞋癡慢，邪見我執諸毒，環攻吾之純潔之心靈；而不知以「佛法阿伽陀藥」，醫治驅逐，而友聖賢大德。設有大德以「阿伽陀藥」，惠贈病者；且有拒絕而不肯服的。然則人之號稱爲「萬物之靈」，號稱爲「有理智之動物」；又安見其爲「靈」，爲「有理智者」哉？

「病後方知身是苦，健時都爲別人忙。」這是古德從親身體驗中得來的話。病中無聊，默思此語，確有意味。然而，劣根性的人們，在未病之前，非過來人；雖聞這話，如風過耳，不屑置意。既病之後，事過境遷，故習復萌，忙於營求名利權勢，衣食妻妾，無暇去思索玩味。

唯有正在呻吟床褥的時候，一聞這

話，才能深深玩味；曉得「人生無常」，「此身是苦」；而且痛悔從前白爲他人忙了一頓，沒作自己底工夫。假使病者是大智大勇的，必能於既病之後，痛改前非，自辦資糧；不再爲他人忙了。

客曰：『吾人爲國家社會人羣謀幸福，而朝夕不輟的在政治經濟學術文化上努力；和佛教底大乘菩薩，廣行六度救人救世，如觀音底「三十二應」，隨類拔濟；地藏底「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大願，若依上面古德底話，都是爲別人忙了！假使我們於病後自辦工夫，不再爲別人忙，不爲人羣造幸福，不作利生之事業，豈不成一「焦芽敗種」的自了漢？』

予曰：『唉！你太冤屈古人了！我們無論作何事業當察其動機怎樣。假如他底動機純正，確是爲人羣謀幸福，作苦海之慈航，人天共欽！又何不可？如其動機只在名位權力，聲色貨利，而私其妻妾家園，這才真是爲他人忙了！要之：利人即所以利己；若專自私，則其結果，於人於己皆無利益，甚或反受其害。而世人大多數是自私的，所以古人

很感慨地不妨在他病後「現身說法」，哼出「病後方知身是苦，健時都爲別人忙」的句子來，驚醒世人底迷夢！我們不要把他底話解錯了呀！』

× × ×

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而欲作何事業，尤需師友的佐助。然而茫茫人海，良莠萬別；擇師交友，當具智眼。如得賢明長輩，良師善友的提携，則能功成名就，爲聖爲賢。孟母三擇鄉居，孟軻遂成大儒。管仲友鮑叔，而至相齊，功業赫赫，成一大政治家。而古今外無所成就，身敗名裂的，又何嘗不是因無良師善友，而致「失足成千古恨」！我想：欲知師友是否誠心愛護我，當於我自己正在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疾病時驗之。假如「生死相顧，忠難相濟」，才是良師益友。如或平時你底周遭的上中下三輩人，都似「推心置腹」而相親護；一旦等你背時倒運，或他顯貴大富貴的時候，他們「不但不相救拔，視同路人；甚或推穿下石」。這樣的親友，以後最好和他絕交！（敬愛的讀者注意！我底話中無物。雖然依佛法講應該「冤親平

等」，「逆順之境皆可助道」。不過，你既這樣而驗人，安知人不這樣來驗你？所以你底師友在危困疾苦時，你盡力護助！不然，重於責人，而輕於當責己，那是很不合理的事。

戰國時蘇秦說秦惠王失敗歸家，「妻不下紼，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等他相趙說清楚，約縱抗秦；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就問他底嫂嫂道：「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於是蘇秦喂然而歎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旅途上的把戲原是這樣啊！

× × ×

病，是大家厭惡的。而明朝蓮池大師却歡迎病的降臨；他說：「出家不求無病，無病則貪欲易生。」可見病也能爲止欲助道的增上緣。他真是「頭頭無碍」頭頭是道了！

無論僧俗，生了病即廢棄其所應作的事業。而維摩居士却假他自己生病，

人來慰問的機會，大演佛法；他和文殊大七，「開闢真諦，示不二法；彈偏斥小，歎大褒圓。」而成一部著名的大乘經——維摩詰經。所以「五行」裡有「病行」一法哩。

病，也可把牠藝術化拿來描寫美人的嬌麗。如我們「東亞病夫」讚慕美人甚

末「工愁善病」，甚末「弱不勝衣」，甚末「愁眉鎖月」。也許爲其他是病夫，所以他才要需病婦吧！政客武人，更可借病來作烟幕彈，或一種策略……：噢！病之爲用也，亦神矣哉！

五月二十九寫於病中。

一個善女人的剪影

頑僧

住到東蓮覺苑以來，怎樣會和四嫂談話起來，這問題，到現在，我自己也有點茫茫然解答不出了。

四嫂的職務是買菜煮飯，每天早晨上街買菜，晚上到當家處報銷賬目，有時晚上我在當家處與舊老閑談，見着四嫂揸着念珠慢吞吞地踱進來，我就有趣的走開，但有時也會例外，等四嫂報完了數，我就跟他瞎扯淡起來，四嫂生成一副笨相，矮塊頭，粗布衣衫，快五十歲的光景，唯其這種老實人，說話才真有趣，我有時會被她逗得笑痛了肚皮，

所以，我悶着時，狠歡喜跟她瞎扯淡，她唯一的好處，那就是未曾開口先大笑，笑得你莫明其妙！

有一次，不知怎的和談到她的兒子，我未來以前，她的兒子曾在東蓮覺苑住過好久，後來由何苑長介紹，送到兒童工藝院讀書去了。她說：「我得空必得去帶他回來給你看看一次」。我說：別忙！就到年假也不妨。誰想到了年

假她那寶貝似的兒早已骨葬荒山呢！平常，我在圖書館狠少下樓，有一天，我開了樓窗，忽地見到四嫂在鐵門

外揸電鐘，後面還跟着一個女人，當時我倒沒有注意是回什末事，不多一刻，阿周拿來一罐麥芽糖，說是四嫂從省城買來送我的，當時我怔了怔，從阿周口中我才知道她已到省城去了三天，原來四嫂共生一子一女，其女自幼便給人領去，直到最近，其女有病，領去的人寫信給四嫂，叫她到省城去一趟，四嫂去了，便硬逼她將病女帶走，四嫂無法，只得將女兒帶回香港，先在東蓮覺苑住了些時，後來又送入了醫院，這時的四嫂，已經不見人就開口大笑了，她臉上表情告訴我們：她已是担上心思的人了。

從前人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至，這次天公不知怎樣的用四嫂作試驗品予給我們一大証明。當四嫂的女兒病在醫院來的當兒，她那在兒童工藝院讀書的兒子忽地也生起病來，這可令我們四嫂着荒起來，雖是無錢總得醫，於是香港最有名的兩個慈善醫院裡，在兩張病床上各佔據了四嫂的一塊心頭肉。

這幾天內，四嫂要每天跑兩個醫院，時間不夠，廚房的事有時托別人代做，晚上，大家都睡了；她靜靜地着了灰

布圍領長衫和羅漢鞋，掐着佛珠，在大殿一壁念佛一壁拜佛，我在大殿騎樓上看了好幾晚，看到她那在琉璃燈下搖曳的笨重的黑影，慢慢地拜下去了。我心里便似被人擰了一把的痛楚，我只恨我沒有神通，不能馬上使四嫂的一雙兒女同時脫離痛苦！

有一次，據說睡在兩個醫院的兩個孩子病情都非常危險，四嫂到這時，對人表示，只希望男孩子的不發生岔子，至于女的，她也管不了那許多。原來四嫂的丈夫死了多年，在幾十年的中國人傳統思想里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八個大字，也深深地印入了這不識多字的四嫂腦海里來了，所以，到這時，我們不能說四嫂忍心願意她的女兒死，這實在是無可奈何中一種希望的哀告啊！

不多幾天，我還在夢中，聽得門外馬路上一陣嚎啕痛哭之聲，驚醒以後，再也睡不着，起床以後，調查了一下，原來昨夜四嫂的一對兒女在同等的時分似相約般的在兩個醫院里一同被死神擄去了！像這種事，莫說四嫂自己悲傷，

即毫無關係的人到了這凶訊時也該為之吊淚的吧？！

也許四嫂是定命論者的信徒，事過以後，倒也不覺得怎末悲哀，禮佛念佛，仍是照常，這不能不算是她的善根。

四嫂是頭腦簡單的人，何以會信佛如此之篤？這從她對於聽經的見解上便可明白。四嫂對於各佛教道場的講經法會，是非常高興參加的，即使無空，也得忙裡偷閑去聽幾次，聽不懂，在閉眼念佛，我會向過她：「聽不懂經，何不在家念佛？」她回答得可真妙，她說：「法師！雖是不懂。坐着便可銷除罪障！」這一種哲學學多超人，眼前中國若干佛教徒，就因為掛牌佛教徒而實際教化的太多了，所以，佛教才會弄成這末糟。假使全國每個佛教徒都像四嫂信得這末虔敬，這末無間斷的老實念佛，中國佛教教如不發達，那真是氣數的關係了。

最近，四嫂買了一條馬票，她的理想是，如果中了頭彩，自己蓋一間茅蓬屋，好得自在修行，並且還預備做點利他工作呢。香港有一間素食館叫做「佛

有緣」，我對四嫂說：「你得了頭彩，何必也開一間素菜館？」霸老從旁插嘴說：「那末定名『人有緣』」。在大家哈哈大笑之中，四嫂已接受了這議案，現在四嫂拜佛拜佛似乎精進了點，我們希望她的「人有緣」能夠實現，好讓香港人士少作一點殺業，真的，提倡戒殺蔬食，也是佛教徒基本工作之一呢！

我相信像四嫂那末老實的人，果真得了彩，決不會改變初衷的吧！

一九三二，二，一七。

慧雲法師在臺灣弘法被捕，本刊為文評列後，因中日佛教徒之深切注意及奔走營救，已經釋放，刻慧師返廈門閩南佛學院休養，即將撰一長文，在本刊發表，報告此次被捕經過之詳細情形，即祈讀者注意！又，自本刊發表論列慧師被捕事體兩文後，收到各方援助文稿及進悼詩聯甚多，慧師已慶生還，各稿概不發表，特此申明！

本刊編者白

慧鋒法師傳

振華

慧鋒法師，名了智，泰縣人，俗名薛氏，兄弟五，師居行四，而最顯悟。姨母季氏，素信佛，曾受優婆夷戒，見師乖巧玲瓏，且喜近佛，因導之出家，父母亦無間然，因緣既會，遂剃染而入泰郵臨澤之古觀音茶庵焉。

師祖法裕長老，退

隱邇江寶輪，愛其天資秀美，携以相隨，時仁山法師於鄧邑放生寺，主辦天台學院，格格有聲，裕老慮其坐談良材

，特親送依法席，俾得早親知識，而有以深造也。師入院時，年方十六，朝夕喃喃，隨衆上課，與同學亦至相得。但精神所苦者，爲合級制，而國文教授，又係一廂貢，所授文學，力求高深，初機頗難望其項背。師乍入座，無異聾啞，然以解悟超人，精進無減，歷時未久

，而即默有所會。仁老一日檢閱文卷，頗喜其進步之速，而稱譽之。

己巳春，余與師同乞具於寶華，並得寄居一室，譬欸時親，精神之交，即

縮於是。期後

師轉學鎮江超

岸佛學院，次

春復移竹林佛

學院，至秋又

隨主講南亭法

師昇泰縣光孝

佛學院，所歷

既多，造詣益

深。辛未夏末，余感於竹林教務忙碌，

特函師爲補助。師以母校服務，固爲分

內所宜，遂翩然而南，自是日夕教學，

孜孜不倦，歷八學期，未嘗暫萌疲念，

其熱心教育，用是可知矣。

師之性情，溫和純謹，其與往來，

無論交誼淺深，皆以肝膽相照。與余所



處較長，感情尤稱莫逆。師居樓上，余日必數往，恒引古德嘉言懿行，互相勗勉，並發願將來於林巒深處，同建一茅，以避說食數寶之譏，客夏偷暑期餘閒，兩肩雲水，朝禮普陀，即小試其端也。孰意事隔未久，而師肺病遽發，纏綿數月，醫療罔效，竟以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溘然長逝於俗家，年方二十五歲，噩耗傳來，能無令人心慟乎！

嗚呼！師既往矣，吾不能謂爲足以影響佛教，但在此留教育沒落之秋，獨念有志青年，多不永於壽，是亦至可惋惜者也！他姑勿論，以竹林學院而言，自民十七開辦伊始，以相若之年而執教鞭者計七人：栗庵法師病療而死，本和法師病肺而死，須定法師咯血而死，慧鋒法師亦與本和同病；今茲健存者，祇光孝章宗法師，本寺守之監院，及藥爐相伴之不慧而已。屈指一數，已大半歸土，苟以不慧繼之，不將尤寥落乎？第以櫟櫟樗材，固無足輕重耳。

當頭棒喝

寄塵

——廈門通訊——

通一法師：

你給我的信，收到了！你的來意我贊成，已去函徵求芝院長的同意，等他的信來，再答你，大概總不成問題吧？這事，雖然我是站在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不是不能磋商妥當冒昧從事的，這理由，很簡單，是，根據先達晏平仲善于人交，久而敬之的古訓而已。然而事成了，人海燈，怎末辦呢？是不可以不慎重吧？要知道，這小小的刊物，是我們的心血的結晶品，是不能馬虎的犧牲的！況，已有兩個年頭的歷史了而又踏上第三年的年頭上，蓬勃朝氣，光芒無量呢？！

通：輿論界的權威你是知道的，文章天好，他不替你發表，那真急死人，君不見窺謁的三國密教史嗎？！翻譯了一個整暑假，流滿了十斛八斗汗，投到×雜誌，兩年未登出，去函討不同，推

說俟××的文章完後決登，擲豆腐塾脚，硬不起，弄得窺謁走頭無路，嘆氣連天，真罪過，雖說：窺謁的發表慾嫌過甚，然而××大編輯不是稍有門戶之見，也是太開心吧？這並不是我好管閑事，替人打不平，實在不應該這樣的！好不好，登不登，六個字，就得了！登又不登，稿又不還，老太婆氣太重，真討厭，君不見，猛張飛，喝倒霸陵橋，百萬曹軍，退如山倒，那真爽快，一笑。通：我們不要有了這種的毛病。至令作者讀者兩不高興！尤要者我們的立場要明白，人海燈，近對于閩院，武院，海潮音，或關於大醒同志等個人，時有微辭，似有未當，明白道理的大德，當然知道是警策，也是好事，不明白事理的人，難免有所誤會，致啓人以隙了，是不可以不注意的！向後去，凡來稿有涉及以上所舉的團體或個人，務必稍

加刪潤，以臻美圓，此無他，願金我們的大團體之精誠，努力新佛教的運動開展而已。

通：四法師追悼號，已讀了！談起來，真難過，誠如座下說：「而今和尚多如牛毛，社會公認是一群大小飯桶，飯桶者，無用之別名也，一群飯桶，完全死光，亦毫不足惜，……」沉痛語也！華清，是我的學生，他的身世，畧知一二，青年好學，天機聰敏，誠如密迦師語，關於開報館這一劇，也是實情，民，十七年夏，到閩院讀書，十八年，也在廈門，據倭虛法師，華清法師哀辭序中有：「入寧波觀宗寺，依先師諦老法師究天台教觀，數年，深明教理，講解清晰，諸公聘充副講，民國十八年，弘化至陝西，被聘為佛化社僧校講師，……」據此而論，則華清應有兩人，此篇文似誤作不攻自破了！今又誤刊出，難免鬧出笑話，編稿時應精神貫注，不能再作老虎觀（？）否則虎假作怪，笑話更多，那更不得了了。就此帶住，祝你新年進步！

寄塵合掌二五，二，一。于燈下。這封信：請刊出！聊表示我們的立場和我們從諫如流的態度，而關於我們的各團體稍有微辭者見之，亦表示我們的坦白，使各方面不致誤會了！

附覆信

寄老法師，此信承囑刊出，如果方命，你又要說我也老太婆氣，但刊出了，你和我一樣犯上「時有微詞」的毛病，那我可也替你不值得了。

關於華清法師的履歷，我根本就不清楚，這倒不是故意，是一是二，這要請侯虛法師再給我們解答！

你嫌××雜誌編輯的不爽快，為窺諦法師打抱不平，雖鮑叔牙再生，亦當愧死！通一不才，亦佛教雜誌編者之一，近幾月來，收到作者責問壓稿之信甚多，但我自信沒有派別的觀念，故我雖同情窺法師的失望，而對某編者也有相當的諒解；（注意：我這諒解只限于稿擠的同情心，有約俟什末稿子完後發表當即刊布的話，則不敢代為辯白矣！）你說本刊對×××等時有微詞，

並沒有一一舉出事實來，我的粗心，我自己承認，加以故意的帽子，則萬萬不敢接受。還有：我們的言論，票真公平正道，老少無欺，一枝筆桿，完對全付別人，則私心之諷，欲刷無從矣！我們以後有話說個明白，不要打肚皮官司，要說呢，就來個痛快淋漓，你

異域佳音

——暹羅通訊——

悲觀

通一法師：別來常在念中，想您對我們一定是記掛的了。今天特將我們到達暹羅以來經過情形，詳細告訴您，以慰您的遠念！

一、我們於本月十一日全體安抵曼谷，一路上得中華佛學會研究社陳克文居士之照拂，非常自在，並不感受到行旅的艱苦滋味。到岸後，由佛學研究社迎接至該社下榻。

二、關於乃威力氏幫助我們請免居留稅事，（每人一百廿餘銖，共五百銖之譜，每銖合法幣一元四角）現在已蒙內務部允可通融，業已令移民局免收，這件事，在暹國有歷史以來，算是破例舉動。

三、關於我們入學：安居：兩大問題，現在也獲得圓滿的解決，廣東省

以為如何？

與某編者的事已完全冰釋，他已來信承認誤會，但我可吃虧不小，要不是××抱冷靜的態度，必定會出意外岔子，真好險！這工作也不好幹，我現在才體驗到了！

通一千正月廿一，下午。

教育廳和中國佛學會介紹暹國教育廳暹國僧王信函中意思，已蒙暹國政教當局圓滿接受。教部於上星期下令宗教廳指定本京瓦特馬哈台皇家寺院（Wat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為我等留學安居處所，此寺在暹國佛教方面，是最高學府，每年全國佛最高考試，在該寺舉行，住僧二百餘人，規模宏大，戒學精嚴，與老皇宮靠近，環境十分清靜，該寺住持昭坤（官名）比滿，學問淵博，思想新鮮，現政府封贈第六相，業於元旦日由宗教組組長引往相見，對我們此番集團來暹求學佛法，表示十分的歡喜，相容和議，態度莊嚴，與我們談說的話語，也非常懇切，談話中有幾句最令紀念的話是：『佛法是平等的，無有我相人相與國家的界別，來此讀書，萬萬不可有彼此的觀念，

現在初到此地，語言習慣，不無隔膜，假設本寺比丘中態度上對師等有失恭敬的地方，千萬望忍耐原諒，將來語言通曉了，這種隔膜，定不會有云云。可見愛護我等之心念一般，現正為我們預備佳處，稍緩三數日即可搬入。

四、我們於本月十四日，全體拜謁僧王，呈遞中國佛學會介紹文書，並太虛導師贈僧王玉照，蒙僧王親自接見，我們參見的禮節，十分隆重，先奉獻香花，頂神三拜，呈遞文書，又頂禮三拜，呈遞太虛導師玉照，又復三拜，辭出時又三拜。

五、在我們入口時，海關醫生檢驗性教覺圓有痧眼疾病，此病在暹國法律習慣認為是絕大的傳染病症，任何國人入口，有此病症，不許登岸，遣令出境，幸得教育部視察專員坤磊氏（現內務部長鑒巴立氏之胞弟祖藉中國）之出力援助，業已蒙內務部允可通融辦理，一面讀書，一面診治，這是總算安心了。六、我們此番來暹，得着暹國政教當局如此的良好待遇，獲得此美滿的結果，悉賴我們導師太虛大師暨國中各地各界愛護諸公之助，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懷的，以後的成績，固然一方面在我們自身的努力，一方面仍賴國中諸大德之指導和援助。

七、多謝您的美意，為我們團體出專刊，這事在您的用意上我們是萬分感激的，不過我們仔細思量現在我的地位，是在求學，性質也是這樣，應當在學問上用功，過於宣揚，恐遭人謗，反為不美，橫直本團已與導師商議印刷報告書，將一切經過報告本團諸護贊助諸公，如他方有勉勵我們的文字，請轉寄太虛導師酌量發表，較為完妥，並請

您慈悲惠賜人海燈刊長期給我們一份閱讀，以俾知己國中各地佛法情形。八、我們過港時，多謝何達覺居士之盛情優待，另有信函致謝，又，韋達居士熱情招待我們的一切，當致函致謝。再談！祝文字轉法輪！

二十五年元月廿七日
自暹京中華佛學研究社

之讀必者學佛究研

刊月音潮海

期一第 卷七十第

目要期本

今年的新希望.....	法 舫
略評中國佛教會近事.....	大 醒
西藏特別歡迎內地僧人學法.....	法 舫
喇嘛轉世也由中央核許.....	法 舫
覺乎？否乎？可以覺矣！.....	太 虛
佛學會與實現佛法.....	太 虛
進化的人生.....	太 虛
宗教在人間.....	法 舫
佛法僧義廣論.....	法 舫
西藏歷代藏王及達賴班禪史要.....	太 虛
羅什研究.....	太 虛
三階教之研究（續十）.....	太 虛
阿底峽尊者傳（卷一）.....	太 虛
外海頻臨與僧伽教育.....	太 虛
學僧的道德生活.....	太 虛

定價：全年內郵二角，國外郵三元，連郵六元，代郵九角，折五元，限分

地址：武昌千家街佛學院海潮音月刊社

海吟集

大庸選

三十五歲初度得三十五年幻夢除
疊成轆轤體五首寄懷并乞師友玉和

芝峯

其一

三十五年幻夢除。修鱗赴壑未能遮。
鬢華已逐流光改。世味還同嚼蠟加。
雲水半生餘兩屐。經書一枕愧三車。
比來詩意蕭條甚。瘦到寒梅未着花。

其二

秋鴻社燕逐風華。三十五年幻夢除。
玉壘半殘將破國。袈裟一領已無家。
閒身原似雲間鶴。世事終同水上車。
不是山僧偏避俗。且看猿鶴與虫沙。

其三

誰識此身生有涯。趙州行脚自堪誇。
百千疊嶂雲蹤遠。三十五年幻夢除。
夜寂瓶翻廬阜瀑。晨征笠帶赤城霞。
今秋曾弄曹谿月。一宿人慚說永嘉。

其四

雲飛月駛斗橫斜。大力負山獨自嗟。
柳絮春深狂舞蝶。霜楓秋老亂翻鴉。
萬二千日韶光逝。三十五年幻夢除。
造物何曾私一物。生成幾壞自無涯。

其五

入海淘金困數沙。法門如晦亂鳴蛙。
空中鳥跡深無着。絃外迦音靜不譁。
已得安心師少室。亦曾詞佛友丹霞。
止啼黃葉何時盡。三十五年幻夢除。

通訊處

廈門南普陀寺
寧波延慶寺

敬和

太虛大師羅浮十詠

悅西

增城道中遙望羅浮

車行百里絕塵埃。滿陌青松並白梅。
已得名山參聖跡。此生仍得幾回來。

將抵冲虛觀遠望五老人峯
羅浮二嶺勝廬山。恒在白雲紫霧間。
誰教老人岩上立。遊人一見盡開顏。

冲虛觀
冲虛圍繞盡松杉。雙燕會仙氣象涵。
殿署三清何所取。門稱衆妙義奚含。

白鶴觀
白鶴洞邊瀑布聲。誰云不若古琴鳴。
攀蘿俯視鯉魚石。日射山巔分外明。

赴黃龍洞途次
懸岩危石呈奇狀。紅葉翠松彩色鋪。
縱目漁崖橋上立。東江風景獻新圖。

黃龍洞

黃龍冬景若初春。殿畔園林色色新。
最喜蝦公岩上立。流泉飛瀑濕露塵。

華首台

羅浮徧地盡園林。祇聽鐘聲不見門。
古剎華台饒別致。溪音鳥語妙難宣。

華首台羅漢洞

山中古洞最幽深。濺雪泉邊可洗心。
合掌通天岩壁立。松杉夾道路難尋。

寶積寺

登臨寶積殿未開。說法台成點將台。
卓錫泉中餘味在。有緣他日再遊來。

延祥寺

遊客將罷至延祥。斷梗零垣似牧場。
幸有大心重振起。金身不使露斜陽。

和夢峯法師上人三十五初度

原韻

陳靜齋

五十年來歲月除。清輝其奈片雲遮。
尙酣一枕黃梁夢。已覺盈影白髮加。
世事若棋紛變局。塵心似水未停車。
何如蘭若逃禪去。貝葉翻餘掃落花。

壹月佛教

記者

江鎮

焦山定慧寺自智光法師接任住持以來，即創辦焦山佛學院，聘雪煩、東初、玉泉、覺民等法師為教授，招受學僧數十名，每日由諸位法師輪流講學，成績頗佳，外間聲譽亦好。本年舊歷正月初四日，雪煩東初二法師，正式受記，而智光法師以年來積勞體弱，亟思休養，乃同時將常住住持職交卸于法弟靜嚴法師，靜嚴法師曾在竹林佛學院閩南佛學院讀書，文章道德，堪為時下一般僧青年之模範，此次龍天推出，其對焦山佛學院當有一番銳進改革也。

南京

首都金陵寺自葦舟法師接住以來，創設金陵僧學院，前年交卸，由繼任住持僧曇法師主持續辦，今年更請上海晨報佛學研究主筆道屏法師為唯識講師，執道師已到院就職，即將開學上課，按道屏法師為湘人，年青善文，嘗從太虛大師之審法航大醒寄塵諸法師遊學，對於唯識一宗極有心得，其居事波白湖講舍時與竹摩法師朝夕研究，有時數日不交一語，如何勉學，可見一斑，此次應聘金陵，識者多謂僧曇法師善于擇師云云。

庵埠

潮州庵埠靈和寺住持智誠法師以觀音菩薩聖誕在即，特發起修建觀音七一堂，由陰歷二月十九日起至二月二十五止，期中虔誦觀音德號，並由智誠法師每日開示法要，俾參加法會者皆知觀音菩薩願力威德，凡欲附荐先亡或為父母眷屬等延生植福者，即請先期開示姓字生卒年庚，送寺登記以免臨時倉卒也。（通訊處，汕頭庵埠竹排街靈和寺）

香港

東蓮覺苑女義學本年第一屆高小畢業，于前日舉行畢業典禮，到各生家長及各界來賓甚衆，首由教員嚴女士宣佈上學期宣佈高初兩級考試成績及本屆畢業生試驗成績，繼由校長連覺居士致詞，極為懇切，詞畢即頒給畢業文憑獎品，繼則舉行游藝會，有學生歌舞，有國技雙劍舞，最後則演新劇名孝之報，在場觀者多數被劇情感動甚至有流淚泣泣者，聞今年該義學課程一仍其舊，祇高級班佛學將由林楞真居士分任云云。

又訊

仰光中國佛學會慈航法師歸國之說，傳聞已久，茲法師已于日前由仰抵港，下榻東蓮覺苑，港中信心居士連日到苑參禮者頗多，法師此次回國携回緬甸玉佛及各種佛經圖像甚多，擬沿途分散結緣，日昨由陳靜齋居士陪赴廣州朝禮六祖道場及遊覽各名勝古蹟，聞法師將赴廈門福州等處料理私事，隨後赴滬覲見太虛大師報告數年來在南洋弘化經過云云。

武昌

武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談玄法師前年奉館長太虛大師命留學日本密宗學院得密宗灌頂位大阿闍黎，最近因召歸國宏法。過滬時曾將在日搜集所得之密宗珍異古籍，及宋明時代名貴之刻本寫本三千餘冊之多，於滬上展覽三日。前往參觀人士有段祺瑞朱子橋江亢虎湯壽潛王一等侯等捧讀多不忍釋卷。現談玄法師已於本月十九日由滬到鄂，携帶書籍十餘大箱。抵漢時該館代理館長法航法師及全體館員均到碼頭歡迎。書籍由划子運過江，在漢陽門叫汽車分裝到館。聞該館已定本月二十五日（即古歷元月初二）起至二十七日止，展覽三天。同時該館書籍收羅甚富，亦開放三日，屆時前往參觀者必極踴躍云。

人海燈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廿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人海燈社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利士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每月一冊	定 預			零售每期一角
	全 年	半 年	時 期	
	十二冊	六 冊	冊 數	
定 費 先 惠	一元二角	六 角	定 價	郵 費 五 分

本刊徵稿新例

- 一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 一 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 一 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 一 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 一 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 一 來稿一經刊載，除酬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 一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一 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 一 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 一 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 一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 一 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 一 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佛教日報半週年紀念廉價優待條例

本報現舉行六個月半週年紀念、特廉價三月、訂定種種優待辦法、詳列於後、

- (一)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半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半年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二元六角、實收銀貳元〇八分、)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五角優待券一張、(訂三個月者均照價八折無優待券)
- (二)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全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全年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八角八分、外埠全年銀五元、實收銀四元、)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一元優待券一張、
- (三)不論本外埠、團體或個人、一次定閱本報三份至五份、期限半年或全年者、除照上八折外、再加一折(如本埠半年銀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三角三分、全年銀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銀二元六角、實收銀一元八角二分、全年銀五元、實收銀三元五角、)收費、仍按照每份半年或全年分別贈送佛學書局優待券五角或一元各一張、如訂閱三個月、雖一次多份、仍祇照價七折、無優待券、
- (四)本報原有各訂戶、如滿期續訂半年一年者、仍照上列各條辦理、惟如有原欠未完者、須與續訂費一同付清、否則仍照平時訂報費核算、不能享受折扣及贈書券利益、
- (五)自二十四年國曆十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止、三個月為優待期、外埠定報、概以訂報函郵局日戳為憑、過期恕不通融、
- (六)優待期內賜訂者、一律請賜現金、不另懸賬、空函索定、恕不應命、
- (七)優待期內入股者、其贈報期限、仍按照前入股簡章辦理、

地址上海閘北新羅路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啓

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最後

之第十二批完全出版

本藏經茲已全部出齊、其冊次為第五百五十一冊至第五百九十一冊、共四十一冊、各處定購、由本會收到經款、填給單據者、均按戶如數分發、毫無短缺、祈各注意、再本會不久結束、因外埠請購者尙多、特向從前原定項下磋商、讓出數部、在短期內、仍照預約優待、隨時交款、隨時付經、數滿即行截止、又本藏目錄、現經編印、連同卷首、不日出版、凡定戶各贈一部、謹布、

上海

威海衛路
七二四號

影印宋版藏經會啓